

屬靈的禱告(史百克)

目錄：

- 1 一切蒙悅納的禱告的屬靈基本原則
- 2 爭戰的禱告
- 3 爭戰的禱告(續)
- 4 在禱告裏的一些心思上的難處
- 5 神的話的劍和禱告

第一篇 一切蒙悅納的禱告的屬靈基本原則(史百克)

當我們默想禱告偉大的職事時，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能記年一切蒙悅納的禱告的屬靈基本原則，這對我們將是很有幫助的。當我們還沒有討論關乎禱告的技術之前，我們必須預先認識禱告的屬靈根基。從出埃及記第三十章三十四節所提起的關乎金香壇上面那焚著的香料，並那香料所包含的原素與聖別性質，我們可以找出一些禱告的屬靈基本原則。

我不是要解釋這些香料原素的意義，但只是注意到主為著這些香料所訂定的那些規例後，又很嚴厲地論及這些香料說：「你們不可按這調和之法為自己作香，要以這香為聖，歸耶和華。凡作香和這香一樣，為要聞香味的，這人要從民中剪除。」由此我們可以看見了一些關乎蒙悅納的禱告的根基。這些香料和這香的原素，按我們所知道的，是預表主耶穌在道德上的優美——祂的榮耀、恩惠、品格、美德、功績和價值。這香不是聖徒的禱告。這香乃是主耶穌的功績與價值放進禱告裏去，調和在禱告裏，為要使聖徒的禱告在神的面前得蒙悅納並能以發生果效。這香的原素既是四重的，便是表明它完全的性質——表明基督完全的恩惠，完全的品格，完全的功績，完全的價值和道德上完全的優美。

以後，你又看見要把鹽調和在這些原素裏(『鹽』所常指的功用是在乎能將物質保存在生命裏)。在我看來，這乃指著主耶穌的美德呈獻給神時，必須維持在一種蓬勃活潑和滿有生氣的屬靈狀態中，並應當脫離那些死寂，呆板和冷酷的儀式。我們很可能把默想主耶穌的這一件事變成為一種機械式和儀式的禮節，變成為一種在我們心思裏所必須接受的真理，以致我們機械式地去認識主耶穌那獨一無雙的價值。

然而，主卻願意把屬靈的事物，恒常不斷地保存在蓬勃活潑和滿有屬靈生氣的狀態中。每一次我們重新地來到主的面前，我們都應當在生命湧溢的交流裏，活活潑潑地對主耶穌和祂的功績有了恒新的啟示，認識和尊重。鹽是要保守東西脫離朽壞和死亡，保守東西在生命和新鮮裏並保守東西在靈活和敏感的情形裏。我們需要對主耶穌的一切美德(父神那包羅萬有的豐富)有了一種恒續不斷的敏感和新

鮮活潑的認識。

如果我們對主的態度是如此的，我們的禱告便會蒙悅納而發生效力。鹽不是香料原素之一，而是加進去的一些東西。這加進去的一些東西是恒新不朽的。此後，神訂立了很明確的條例說：沒有人可以為著自己的用處私下做這香，人不可以摹仿去做這香也不可以私下據為己用。這香是分別為聖，只歸給耶和華所享用的。凡違犯這條例的，他必遭遇死亡。我們知道有一次拿答和亞比戶獻上凡火，而招致審判與死亡。

所以，這裏告訴我們如果有人做這香為他個人的目的而仿造這香——他必須從民中被剪除。主耶穌的道德上的優美是不能被摹仿的。人類在自己的本性裏是沒有這些優越的美德。任何佯為的代替品都不能被神所悅納。在舊造的世界裏是沒有任何事物能與主耶穌那屬天的美德和榮耀互相匹比的。

在這裏我們看見神在實際上很明確又絕對地向我們宣示關乎主耶穌的美德，這美德是唯一無雙和超絕無匹的。人出乎他自己那最高超，最美好的品行也絲毫不可能與主耶穌那聖善無瑕的美德互相匹比。神在耶穌身上所看見那獨特的美麗，是在任何受造者身上所尋找不到的。如果有人要摹仿主耶穌的功績，他必遭遇死亡。我們不能根據我們自己道德上的優美(自己的義行)來親近神。

因此，如果有人這樣說「人類為他的同伴捨命是與主耶穌的捨命具有同等的價值——這是一句多麼褻瀆的愚昧話語。說這話的人，是犯了極端褻瀆的罪，必受神最嚴厲的審判。神從來沒有——絕對沒有和全然沒有的——看見任何事物像主耶穌的道德上的完美。神明確地禁止我們帶進任何摹仿屬靈的事物，或任何人造的功績，以代替主耶穌那超凡獨特的美德，免致我們未能夠清晰切實去認識，並尊重主耶穌那唯一無雙的品德和性質。

所以一切蒙悅納的禱告的根基乃是根據主耶穌那絕對優美的品格、榮耀、恩惠、德行、功績和價值。藉看這些屬天和獨特的馨香質素我們可以坦然地親近神。這雖然很簡單，但卻是禱告基本的條件。在我們尚本開始討論禱告的題目時，我們必須預先認識這些親近神，朝覲神和敬拜神的基本原則。

禱告的五方面現在，我們可以開始進入禱告的正題。首先，我要從各種不同立場的禱告，來提起一難關乎禱告的性質和內容，就是那些組成禱告的要素。雖然禱告是多方面的，但我想，主要歸納起來，可以說有五方面：(1)交通，(2)降服，(3)祈求，(4)合作，(5)爭戰。禱告是這五方面的個別表現，而完美成功的禱告必需都包括這五方面或與這五方面個別地發生著關係。

一。交通的禱告

第一，禱告是與神交通，密契和相交，是在完全的信賴和愛裏向神敞開著我們的心，這是一切真實禱告的根基。我們用身體上兩種主要的動作來做比喻。這兩種身體上的動作是山器官的動作，和切機能的動作。器官上的病症是一項嚴重的損害。機能上的病症卻比較不要緊。交通的禱告在屬靈的生命裏，正如我們身上的器官一樣。呼吸是我們器官上工作的一部分，我們稱它為呼吸作用。我們毫不思索的呼吸。

我們從來無須爭辯著說：「下一次我須再呼吸嗎？」「我須呼吸嗎？」或是「今天我應當呼吸幾次？」對於每日三餐，我們可以這樣的思索定，因那是機能的動作。對於呼吸作用，我們永不可能如此的支配和決定，因那是器官固有的基本動作。我們可以決定要走路，談話，或思想。我們也可以決

定要停止我們的思想，走路或談話；因這些是機能的，是我們可以支配和熟思的。但對於呼吸和呼吸作用，我們不能照樣的去支配或決定它，因它是一直繼續地進行著，是屬於器官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呼吸停止了，我們的談話也必停止，我們的思想也必停止，並且我們的行動也必停止。所以呼吸作用是身體上的其他一切動作的基本條件。

交通的禱告對於我們屬靈的生命，正如同呼吸對於我們肉身的生命一樣。與神交通是我們在靈命上必須繼續維持下去的一個屬靈基本定律，正如同呼吸是在我們身上一直進行著或必須進行著的動作。呼吸作用與我們身體上那些時間性或定期性機能動作(如同吃飯、睡覺等等)是迥然不同的。呼吸作用在我們身上是不隨意的動作。它是不必經過我們熟思考慮的。我們可以稱它為一種生理上的習慣。並且，一個人如沉溺在任何一種的習慣裏，他對這習慣性的持續動作便很容易地不再發生任何特異的感覺。我們因習慣地去做一件事，以致對這件習慣性的事發生了時也就不大去注意它。

當一種習慣既完全地定型和形成在我們身上時，它便成為我們生命上那不知不覺的行動中的一部分。與神交通對於我們的靈命也是照樣的在不知不覺中一直繼續地進行著。交通的禱告就是生命上那種不知不覺的屬靈呼吸動作。我們在與主接觸時，我們的心便坦然地，自由地，無須定意和無須考慮地向神敞開著。這就是一切禱告的第一件基本原則。這也就是我們所應當留心注意的。我們從來不去討論關乎我們必須呼吸或不須呼吸的問題。

然而，訓練正常呼吸的這件事，卻是我們所應當留意的。我們對於呼吸所關心的問題也正是如此。在我所遇見一切的人中，我想邁耳博士是一位最能表彰在屬靈器官上與神交通的習慣。無論是在何時何處，無論是在任何境況之下——在寫信，在談話，或在事務的會議裏——他都可以隨時中止，並說：「請休息一下兒！」然後，他立即禱告。他常常是這樣的。這是他生活上的習慣。他好像在隨時隨地，都是與主有接觸的。

與神交通對於他好像呼吸那樣的流暢，自由和自然。我相信這乃是在生命上多結果子的一個秘訣，並且這也是他在主的事情上所下斷案的價值。只有那些與他有密切接觸的人——特別是在困難的執行會議中——便能瞭解他在疑難情形中所下的屬靈斷案的價值。這些斷案正如同是直接地從主那裏借著他的解述而表達出來。

是的，交通的禱告是禱告的根基。它是面對著面，心連著心的交談，是親切的團契，是坦然地向神敞開著我們的心思和心靈。交通的禱告雖不是禱告的全部範圍，但它是一種與神接觸和與神密契的生命，隱藏在一切屬靈的審慎行動的背後。這種與神接觸的生命是非常又極端的寶貴，因它能促使其他一切的禱告達到發生最多和最大的美滿果效。這種與神交通的生命與那些只在危急時候才禱告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危急的事變常常是比我們所料想的更加嚴重。

因為神是要借著危急，催促我們去尋覓那條回到祂那裏去的路。神並不願意我們留在危急中。我想，神常常借著危急恢復我們和祂中間那已失去或中斷了的密契和交通。在神的心意裏，每一次危急所產生的永存果效，乃是叫我們永不再失去祂在危急中所賜給我們那深入的進步性的交通和接觸。我們應當在日常的生活中繼續持守著神在危急中所賜給我們這種教育性的屬靈接觸，直至這種密契和接觸，成為了我們永恆的品格，習慣和生命。

二。降服的禱告

禱告的第二方面是降服，在這裏我們必須認識對降服這個名辭所可能發生的誤解。禱告是何神降服。但是被人稱為「信任」所表現的那種消極，被動和松懶的態度卻不是降服禱告。我們曾聽見人論反如何的向神「信任」，但其實他們所指的只是盲從，消極，被動和懶惰，而這些卻不是降服的禱告。降服常是主動的、積極的、有意願的、有目標的，並不是被動的。降服常是與意志發生關係，並不失掉意志那自由和自主的選擇。讓我們留心注意這一點。

許多人以為只要一昧信任和一面倒地倚賴神，這便是降服。他們在禱告中向主所陳述的性質是從這種消極和被動的情形中所發出。但這種消極的陳述並不是禱告。在凡事上漫目無標和毫無問題的依順（盲從）也不是降服，所以也不是禱告。降服的意思乃是與神的心意和諧一致。這種的降服或者意指利害的衝突和痛苦的斬爭。這種的降服幾乎即是無聲的調整行動。這種的降服是需要意志也需要決心的。禱告無論從任何立場看來，常常都是有意願的，積極的和主動的。禱告從來不是消極或被動的。「信任」是另外一件事。「信任」並不包括在禱告範圍之內。信心卻是包括在禱告範圍之內，但信心常常是主動的，信心從來不是一件消極或被動的事情。信心有時候需要勇毅地沖脫情性、苟安、膽怯、自憐和自私的重密蒙蔽反阻力，並且是常常經過劇烈爭戰之後，而達到安息的地位。

但信心的安息並不是我們所謂那毫無問題和毫無意願的依順。信心的安息是積極不懈地調整我們的「自己」去達到適應神的心意的最後和最完美的階段。降服不只是將自己私下的願望抑制著，而且是主動地將我們整個的願望帶進神的永遠旨意裏去。如果必須的話，還要把我們的願望全部改變過來。願望是一件很有威力的潛能。它是一股巨大推進的動力。

然而每一種推進的動力都應當嚴密地被管理著，這樣才可以被一種相反的阻力把它掉轉到另一個方向去。比方要推進一輪火車是需要巨大的力量與動力的。可是現代化的火車借著那精密配備的儀器，可以使那帶領火車前進的巨大推進力量，在瞬息間被制動機轉換方向而立即停止。在禱告範圍裏，關乎降服的這件事也是如此的。多少時候，我們個人願望的力量需要被制止，從一個方向(自己的私意)轉到另一個方向(神的心意)裏去。

有時候，我們需要從那推進我們向前往的力量中，被制止去停留在神的旨意裏，這就是降服。所以，你可以看見了降服是一件主動和積極的決心動作。我預料關乎降服的這一件事，我們可能發生許多問題。但是最要緊的，我們只要認識禱告的第二方面是向神降服，而且它是一件有意識的積極動作。降服不是只在神面前消極的軟化下來並說：「是的，我信任每一件事必能轉變得對。」

對於一切事情的現狀，我只有毫無問題的同意並被動著的將它們置放在主的手裏。」降服是主動和積極地去與神的旨意，神的願望，神的計畫和神的心意連接在一起。這就是降服的禱告。並且降服常常引起並表現那最深入的衝突或心碎。這些建設性的痛苦是必需的。因為降服是積極主動的。以後，我們要再從其他方面來討論關乎降服的這件事。

三。祈求的禱告

第三，禱告是祈求，乞求，或請求。以上這三個名詞，我們喜歡選用那一個名詞都可以，因它們都表明同樣的意思。在這一方面，我們進入禱告的實際動作裏去，或著我們可以說這是禱告的主要內

容。

無疑地，在聖經裏祈求的禱告占了禱告最大的部分。並且祈求這兩個字在實際上正好解釋禱告這一個名詞的意義。從聖經裏的立場來說：禱告是正確地指著祈求。如果你把全部聖經讀過，你便要充分地發現禱告是指著祈求。或者我們不需要很多的理論來證明或勸導我們相信禱告就是祈求，但是我深信，在我們尚未繼續討論祈求的禱告時，我們可以發現有一些重要的提示對於禱告的實行和祈求的技術是很必需的。因為無論如何，我們主要的問題和難處，是從祈求這方面而來的。

事實上，我們一切的問題和難處，都是在祈求的範圍裏所發生的。在屬靈的生活和工作上，我們應當繼續地禱告，自然的，我們也應當繼續地祈求。雖然有這一切的問題和難處，我相信我們仍然要在禱告中一直不斷地祈求。

但如果我們對於祈求，請求和乞求等等，在禱告實行的技術和手續上預先有了良好的基礎和準備，並且清楚地認識並絕對地確信在禱告裏面是含有一種客觀的效果或效力，這對於我們在祈求的禱告上是很有幫助的。我一點兒也不懷疑我們每個人在祈求或請求的禱告上隨時或多少都有了一些的障礙。

因為有一些心思上的疑問會溜進我們禱告的範圍裏去，並在暗中破壞了我們對於禱告蒙答應的把握和確信。我是指著禱告在客觀上的效力或效果。禱告不只是在我們本身裏面發生主觀的影響力量——能夠改變和改善我們的自己——禱告也有積極的充足力量能夠在客觀上改變事情的發展和結果。禱告能夠在我們本身以外，把答應明確地帶來給我們。這種的禱告——祈求、請求、乞求——要除掉那一切虛偽的理論：就如神是無所不知的，因此禱告是不必要的。神早已知道一切的事情。祂知道祂所要做的事，也知道應當如何做。祂從起初便知道萬事的結局，那麼，為何要禱告呢？

再者，神的良善使禱告變成為多餘的。神是良善、憐憫、慈悲，並寬容的。祂的作為便是最佳和最美的。祂是愛，所以禱告是多餘的。為甚麼不信靠神的良善而祈求神向我們施良善，顯憐憫，賜恩惠，並為我們成功那最有益的事呢？同時，神的預定使禱告變成無用的。如果神已經永不變更地把事情安排決定了，祂的預定是不能錯誤的也是最完善的。

所以，禱告是沒有用處的。而且，與神的預定並肩並行的是神的統治權。神管理並統治著一切。祂是在政治的寶座上。萬物是在祂的手裏和能力裏。這件事實和推理貶低了對於禱告的信心和禱告的需要。神在祂全能的統治權之下，指揮，支配，統治和管理一切，並且萬事是在祂的手裏，那麼，為何要禱告、祈求、請求和乞求呢？再者，神的目的與規則的廣大使禱告成為僭越的。神既然按看祂永遠的規則，確定設立萬事，並且萬事也按著祂所規定的秩序互相配合的進行著，因此，如果我們祈求神改變事情，這便是僭越了。我們期望神越出祂的秩序，我們要求神越出祂的秩序，這豈不是潛越嗎？

如今，你或者沒有把禱告的疑問像上面那樣詳細的陳列看，這些問題或者從未曾像那樣有條有理的呈現在你的心思裏。但是我敢斷言，不管這些疑問的話語是否如此的闡釋在你的心思裏，不管你是否把這些問題照樣的陳列著，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多少的時候，這些疑問所包含的原素竟會很巧妙地滲入你禱告的生命裏去，並且多少地影響了你禱告的生命，以致使你在禱告的事奉上失去了一些的把握。

當你禱告的時候，一種很難解釋的一些問題潛匿在你禱告的心思範圍裏，令你產生一種的感覺——「是的，主知道祂所要做的是甚麼，為何我要向祂祈求呢？主是良善並滿有恩惠，為何我要求祂施

恩呢？主從起切就知道事情的終局，為何我不簡單的信靠祂呢？主的目的是已經確定了，為何我要開始和祂角力來要求祂改變事情呢？主必能成功祂的目的，祂的心思是堅定不移的，誰能夠改變祂呢？」禱告若不是因著我們心思上所確實構成的這些疑問的話語而受了影響，便是因著這些疑難問題所產生的那些矛盾感覺的滲入而受了影響。

這些問題和疑難的質素潛進而滲雜在我們的心思裏或心裏，因此便產生了一種消極的傾向，使我們在禱告的事上，被阻攔而軟弱下來。當我們繼續討論下去時，我們必須更充分地對付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認識並揭穿現代摩登學說的錯謬，它竟棄絕了禱告在客觀上的效力。它(摩登學說)只承認禱告的地位是在主觀的價值上，能使那位禱告的人獲得有益的影響。借著禱告所產生某種尊敬的品質或美德，促使那位禱告的人在行為舉止上及心思理智裏發生了改變。

現在，當我們尚未完全充分地解答這些疑難的問題時，讓我在祈求的禱告上提醒你們兩件事，並請你們切切牢記看。第一，祈求的禱告必須包含兩項基本的條件：就是交通與降服。在祈求的禱告上，我已經提起許多疑難的問題，雖然有了這些心恩上的阻擋，但無論如何，在外面(客觀)和裏面(主觀)的雙重需要的催迫下，我相信我們仍要在凡事上向這位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全能神，衷心坦誠地不斷祈求。然而，讓我們記得祈求的基本條件之一是與神交通，於是禱告便不致成為一種單是向神要東西的祈求，而乃是從與神交換意見的密契氣氛中所產生出來的相交(創十八 23-33)。有了與神交通，還要加上向神降服。

這樣，我們的祈求便不只是一定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或滿足個人的願望，乃是借著向神降服，而與神的旨意融洽和諧地聯貫為一。因此，我們的祈求是根據我們與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的合一所啟發的。你可以發現我所說的，在神的話語裏已很清楚地表明出來：「我們如果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約壹五 14)這就是向神降服。我不過將神的話，以另外一種方式陳述出來。

第二：在祈求禱告上，另外有一件事要銘記在心裏，就是：因著在前面所說的那些心思上的困難和攔阻，而促使祈求的禱告成為一種高度性，積極性和優越性的信心動作。就是因看有了這些阻擾性的困難和疑問，以致促使祈求的禱告(就是那些達成客觀上的果效的禱告)，充分地成為信心明確的具體動作。是的，你可以憑著這一切的疑問神的統治權，神的預定等等一一來辯論。然而，我們卻滿心相信神能在客觀上改變事情。雖然這一切理論上的爭辯能傷害和破壞禱告，並使禱告成為軟弱而無用。但因著日常生活上的催迫和人性的軟弱與缺需，我們仍然要在信心裏繼續不斷地祈求下去。這便使祈求的禱告成為一種很充分和很優越的信心具體動作(換一句話說：每一個祈求的禱告都是信心非常優越和明確的充分表現)。

或者你要說：我們把這些困難的疑問太輕易的解決了。是的，我們現在尚未把這些困難的疑問完全解決(在第四章裏還有更清楚的解釋)。但是，這是現在我們所應當獲得的結論——祈求的禱告能在客觀上發生效力。祈求的禱告是信心的優越動作。我們並不願意輕忽的對付這些在祈求上的疑難的問題。

四。合作禱告

禱告尚其他的兩方面，現在我們先討論第一方面，餘下的一方面，容後再提。禱告的第四方面是「與神合作」，這是支配禱告的關鍵，是深入於各方面的禱告的背景裏(換一句話說：關乎禱告的一切

問題都要與它發生關係而受它的支配和影響)。它能使我們對禱告並禱告的各方面有正確的觀念和充分的認識。當我們認識禱告是「與神合作」，於是對於交通，降服，祈求，爭戰等各方面的禱告，便可以調整得貼切適當，合乎中道。我們該明瞭禱告的各方面都是為看「與神合作」。「與神合作」是禱告的動機，真理，生命，自由，能力與榮耀。禱告的理由和動機是為著「與神合作」。「與神合作」和「與神合一」，應當成為了禱告的基本要素。禱告在真理(實際)上是與神合作。

換一句話說：每一個真實的禱告，必須是合乎神的真理的，是沒有違背真理的，是與真理(神的話)沒有衝突的，因此，也必定導致了「與神合作」。要使禱告充滿了生命的活力，我們必須深入地體會禱告是「與神合作」。當禱告進入「與神合作」的更深階段裏去，我們便更多地獲得恩膏的塗抹，聖靈的滋潤和生命的供應。如果我們不是為著「與神合作」，那麼這種單獨，偏執和私意的禱告必定是枯燥，貧瘠而毫無生氣了。

如果我們在聖靈明確的指點下和輕靈柔敏的感覺裏，實實在在地與神同工合作，我們必能體會到在禱告裏那滿溢的生命和聖靈的供應。在「與神合作」的道路上，我們的禱告纔會得著無限的釋放和超脫的自由。當我們調整我們的禱告，使它和神的心意和目的融洽一致時，這樣我們才能夠淋漓盡致地「禱告得透了」。當我們的願望與神的計畫和目的融洽一致，並積極主動地與主合作時，在那時候我們的禱告便有了進展，開拓並享受到在復活境界裏那超越時，空的無限自由了。

照樣的，禱告的能力是和「與神合作」發生關係的，「與神合作」是禱告能力的豐富泉源。請看以利亞和其他神的僕人們，當他們「與神合作」時，他們的禱告是多麼的準確和有效！他們借著禱告所成就的屬靈功績是多麼的宏偉！還有禱告的榮耀，當我們實實在在地在靈裏和悟性裏與神合作，我們的禱告便成為一件榮耀神的工作。充滿了感謝、讚美和敬拜。合作排除自私並排除一切只是屬乎個人的和屬地的。這是「與神合作」的主要價值之一。「與神合作」的禱告乃指著我們的禱告必須能夠帶領我們進入神的計畫、神的目的、神的方法、神的時候和屬神的靈裏——就是我們在靈裏的正確態度。

前面這幾件事，都是很重要的，不只要知道神的計畫和目的，還要知道神成全祂的計畫的方法，不只要知道祂的計畫和方法，還要等候神所安排的時候，不只在執行方面與神合作，並且必須以一個正確的靈去對付那事務。當神所安排的時候已經來臨，我們便可以在聖靈裏，以主的方法，主的態度，主的性情去執行並處理那事務。這一切都是「與神合作」的條件。我們可能在正確的時候，以正確的方法去做正確的事情。

然而，可惜得很，因為我們是居留而停滯在一個錯誤的靈裏，在一個不純潔，不透明和不正確的靈裏，並不是在主的靈裏，也不是在那良善，正直和純真的靈裏，於是我們便不能在實際上幫助主而與主同工合作了。所以合作的禱告必須顧及這一切正確及準確的條件，並且我們必須殷勤不斷地調整我們的禱告去適合這一切條件。

還有，當我們將交通，降服，祈求這三方面的禱告湊聚在一起時，我們便產生了與神合作的條件。當它們一同實行並彼此調洽，互相連接——交通(團契)、降服(與神的旨意聯合)和祈求(乞求、請求)——於是我們便有合作的禱告了。

或者，在結束「合作的禱告」時，我再提醒你們一項關於實行禱告的初步要訣。禱告包含著三個

基本的要素(1)願望；(2)信心；(3)意志。

當主尚未在祂那一方面來幫助我們之前，祂常常預先在我們這一方面，要求我們有一點點初步開始的動作和操練。主常常要求我們在願望，信心和意志的操練上，有初步開始的動作。這正如那舊式的抽水機，你先得放進一點滴的水，然後湧奔的水流才會傾瀉出來。除非你預先放進那點滴的水，你便不能借著那抽水機獲得洋溢的水流。照樣的，主向我們這一方面所要求那初步的禱告動作，在比較上，或者是微乎其微的，但這初步的禱告動作，能為主的豐滿啟導一條出路來。

所以，禱告在開始的時候，常常是代表著我們這一方面那「意志」，「信心」和「願望」的初步操練與表現。然後主對於這些禱告的初步動作，便有了反應。有時主對我們的禱告沒有反應，直等到祂看見我們的願望已進入我們的意志所支配著的信心審慎的動作裏，同時這意志又是傾向而趨往著神那裏去的。換一句話說：我們的願望必須進入信心審慎的動作裏(願望經過適當的調整後，已經與信心合而為一了)。這信心審慎的動作(包括調整過的願望在內)是受我們的意志所支配：我們的意志又是傾向著神而與神的心意和旨意和諧一致。禱告在這種正確情形之下，必能獲得主的反應和答應。

在開始禱告的首段時間，我們常會遇見許多灰心沮喪的情形。這種灰心與沮喪，又再引起了另一種疏忽的危險，使我們太輕易地放棄那開始在進行著的禱告。我們所以輕易地放棄那在進行著的禱告，都因我們在初步開端的禱告中，毫無任何明顯的成就(在實際上摸不到禱告的中心目的，也得不到禱告的任何答應，反應或回應)。

其實，主正在要求我們預先放進那點滴的水(禱告開端時的初步動作——願望，信心和意志的充分調整)好叫湧溢的水流(主無限的豐富)得以從我們那完滿，成熟與飽和的禱告裏，奔放傾瀉出來：

直到如今，我們只提及禱告的四方面，並稍為提起由這四方面所發生的一些關乎禱告的困難問題，我們向未完全澄清這些困難的問題。在下一章裏，我們要以全章的篇幅來討論禱告的第五方面(爭戰)，然後我們還要以更長的篇幅來解答這些困難的問題。這些問題，無論如何，實在只是局限於心思的範圍裏。有時候，它們也能在信心的道路上攔阻著我們。然而，信心必能勝過這些心思上的困難，並在越過這些困難和阻撓之後，遺留下來禱告的偉大成就的歷史。—— 史百克《在寶座前的學習》

第二篇 爭戰的禱告(史百克)

「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守，晝夜防備。……修造城牆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你們聽見角聲在那裏，就聚集到我們那裏去，我們的神必為我們爭戰。」(尼四章 9、17、20)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六章 18)

基督徒的生活，常可比擬為一種的爭戰。我們也經常聽見這呼籲，要求我們參加行伍，有分於主的爭戰。雖然這爭戰是真切猛烈的，參加這爭戰的對抗團體也是真確實在的；但是，我們不能對眾人全部一律的發出這爭戰的呼籲。因為，除非你是已經重生得救了，並站在主耶穌(新造)這一邊，在你身

上便沒有這戰事的實際感覺。尚未悔改重生的世人，他們對於屬靈的爭戰是毫無所知的。這戰事對於他們，只是一種傳聞的，間接的，口述的和客觀的——是在他們本身以外的一些事故，且不與他們發生切身的關係。他們對這戰事的觀念只是迷惘、混亂與錯誤的。

我們必須脫離在亞當裏的舊造而實實在在地進入在基督裏的新造，並實實在在地經歷在基督裏的生命和生活，這樣，我們才能認識這戰事的實際情況，並澈的瞭解這戰事的真實本質。但在這裏，我們所關心的不是普通基督徒一般日常生活上的爭戰，我們所注意的爭戰，乃是特別地與主耶穌基督那完全豐滿的見證發生關係的。

關乎基督徒爭戰的普通見解常是論及罪惡、錯誤，今世陋習的改革，並人類生活狀況的改善。就是因此，尚未悔改重生的世人對主的戰事便發生了錯誤的見解。他們以為加入基督的軍隊，便是出去與罪惡，錯誤，並充滿在世界裏的陋習爭戰。但是當你實實在在地與主耶穌那完全豐滿的見證發生關係時，你不久便會發生另外一種更深的爭戰感覺。你不只是對付外表上那些邪癖、錯誤、罪惡等等，乃是要對付那些屬靈的邪惡勢力——有智力的、狡猾的、有權力組織性的、有政治系統性的、詭譎的、毒害的和那存惡意的邪惡勢力——隱藏並潛匿在一切罪惡事件的背後的。

我們現在所關注的，就是對付這種邪惡勢力的爭戰。這爭戰是關乎主耶穌豐滿完全的見證，並祂在宇宙裏絕對的統治權與主權。這爭戰不只是對付表面上的人物，事物或事變，而乃是對付那一個且惡的屬靈活物——那惡者、撒但、魔鬼、古蛇，大龍——並祂所率領一大軍屬靈氣和有位格的黨徒(啟二十2)。

屬靈的爭戰包括了屬靈的地位

這爭戰是與一個實際的地位——屬靈的地位——發生著關係。當我們開始進入一個確定的境界——屬靈的實際境界——我們饒會有這種屬靈爭戰的感覺。你或者是一位基督徒，因為你是基督徒，於是你便覺得擺在你面前的，儘是禍患，困難和密佈著敵對的氣氛——那些能使基督徒的生命，成為奮鬥和上進的各種事物。這一切都顯出爭戰生活的色彩和善惡鮮明的對比。

然而，你所經歷的這種善惡交戰的現象，並不是表明你已經有分於主耶穌的見證的最基本性質，也不是表明你已經進入聖徒爭戰的最終境界裏。但是，如果你站在真實信徒的地位上，而進入基督豐滿的啟示裏——基督自己的統治權與主權，基督十字架各方面偉大的工作和果效，並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的亮光——你即要進入另一個屬靈的新範圍裏，戰事的性質便改變了。

同時，你開始有了一種屬靈嚴肅的敏感，或者，換一句話來說：一種新的屬天特別感覺開始萌長在你的裏面。你所反對和抵抗的，是比那些充滿在世界裏的罪惡，錯誤與陋習更加兇惡和詭譎得多了。你逐漸並越多地覺得自己是在直接又赤裸地對付魔鬼和牠一切的邪惡勢力。

但這種爭戰的新感覺，是與一個特別的地位——屬靈升天的地位——發生著關係。因為信徒的經歷乃是——當他們與主同行的時候，他們的靈程是往上升著——離開屬靈地的，進入屬天的；更多的脫離舊造的，而進入新造的生命裏；更多的脫離屬肉體的活動而進入靈裏的自由超脫和釋放。

於是，他們便與宇宙中那基本屬靈氣的邪惡勢力發生了更直接和正面的接觸。於是，這屬靈的衝突就以新的形式和性質出現，而這戰事的重心和目的便也進入嶄新的階段中去。這種戰事是與信徒所

達到的一種特別實際地位互相關連著。這是一種滿有分量的屬靈爭戰，是一種消滅黑暗，反叛，篡奪和抵擋死亡、陰府權勢的爭戰。因為這是一種滿有分量的屬靈爭戰，所以在尚未進入這爭戰範圍之前，信徒這一方面必須預先達到一種確定的屬靈境界與地位。

換一方面說：我們的生命越是屬靈的，我們爭戰的性質也越是屬靈的，當這爭戰的屬靈性質越多顯明時，我們在感覺和知識裏也便逐漸地知道自已的靈命已在進入更深的屬靈境界裏了。當我們是屬肉體的時候，我們的爭戰也照樣是屬肉體的。在這裏我所指著的是信徒，不是指不信主者，不信主者不能被稱為屬肉體的，他是屬血氣的。

當我們是屬肉體的信徒時，我們常是以屬肉體的兵器來進行屬肉體的爭戰。這便是：我們站在與別人同等的地位來對付別人。我們以「人的挑戰」來對付別人向我們的挑戰。如果他們向我們爭辯，我們便以爭辯對付他們。如果他們講理由，我們便以理由對付他們。如果他們以猛烈的脾氣向我們發作，我們便以肉體的火氣對付他們。如果他們指摘批評我們，我們便將他們所指摘批評的再還給他們，我們常常站在與別人同等的地位去對付別人——去與人陵勝負，爭長短。

這一切都是以屬肉體的兵器來進行屬肉體的爭戰。當我們不再是屬肉體的，脫離了一切屬肉體的地位和活動，並成為完全屬靈的時候，我們便發現我們是站在一個嶄新的境界裏——是在人背後的屬靈境界裏——去直接地對付屬靈的邪惡根源，並不只單是對付屬肉體那些外表上的顯赫勢力。這都因我們已經與在屬肉體的人之背後的一些邪惡「禍源」發生了正面的接觸。並且屬肉體的人在屬靈人的面前是絕對軟弱而無助的。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因屬肉體的人不能將屬靈人從他們的屬靈高超地位拖到屬肉體的地位來。

所以屬肉體的人，在屬靈人的面前，便被解除了武裝（失去了戰斬力量）而顯為軟弱無助的。或早或遲，屬肉體的人總要坦誠地承認屬靈人是比他更優越和高超的。這種屬靈的優越，不只因看屬靈人是站在一個升天而高超的新地位，並因著他所對付的不只是屬血氣的人而力是在他背後的屬靈邪惡「禍源」。

現在我們已進入屬靈爭戰的新境界裏了。我們不再憑著肉體去爭戰。我們所要擊毀的物件也不再是外面的人。因我們的爭戰已完全進入另外一個更龐大和高超的屬靈的新範圍裏去。所以，我們便不須耗費我們的靈「能」去與屬肉體的人爭戰。這靈戰的序幕和實習，顯示出信徒們在屬靈方面的進步與長大。同時也是顯明基督人靈命的本質，本能和功用。

所以，在我們尚未進入這屬靈戰爭以前，我們必須預先達到一種新的屬靈實際地位。在這新的屬靈境界裏，屬乎世人的天然資源，機智和力量，在爭戰勝利的估計上是全然無用和算不得數的。因在這靈戰裏只有屬靈的裝備才是被准許和成為有效的。然後，這靈戰便借著屬靈的武器、裝備、資源、機智和力量而進行著。

所以，以弗所書第六章把我們安置在屬天的境界裏。我們不是在那裏與屬血氣的人爭戰，乃是穿上神的全副軍裝，以屬靈的裝備和資源，與那些空中的率領者和掌權者進行著屬靈的爭戰——在禱告裏的摔咬。

禱告的生命——仇敵攻擊的主要目標

前面所說的，只是屬靈爭戰的開端。我們既然看見了這戰事的性質，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對於我們的參預靈戰是很基本和重要的。這便是一一靈戰的戰場就是禱告。當使徒保羅將神的全副軍裝和軍裝的每一部分的功用向我們解釋以後，他立即勉勵我們要穿戴神的全副軍裝，站住並抵擋仇敵。他這樣的再三勉勵，殷切囑咐，好像就在我們的腳下，鋪下靈戰的基地，然後對我們說：「靠著聖靈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六 18)原來這靈戰的戰場，就是禱告。我的意思是指著這爭戰是在禱告的地位上而戰勝的，我們只能在禱告的地位上來對付，抵擋，並擊毀這些空中屬靈的邪惡「禍源」。就是因此，信徒禱告的生命便成為仇敵憎恨的主要目標。仇敵所佈置的一切戰略和注意力的集中焦點，就是指向著信徒禱告的生命。

現在，如果我們對於此事不再贅提，那麼，讓我們緊握並認識這一件最極端重要的屬靈事實仇敵虎視的目的物就是信徒禱告的生命。關乎這方面所應當申說的，我已經揭示了那最嚴肅和最緊急的忠告一一仇敵的戰略和注意力的集中焦點，就是指向著信徒禱告的生命。如果牠能夠借著任何方法(甚至利用主的事工)來抑制或削弱信徒禱告的生命，牠就已經擊敗了聖徒而獲勝了，同時牠也就挫折了神的目的。

仇敵是何等堅持、竭力、猛烈，和狡猾地要來打擊禱告。牠傾盡各種的方法來打擊信徒禱告的生命。第一，仇敵借著「攔阻」這一條陣線，從「攔阻」這一方面來打擊禱告。我們必須經過了多麼重大的鼠爭和驚人的壓力來爭取合式的禱告一一正常的禱告工作。這並不是指著

普通那些公式化的循例禱告。撒但無時無刻在用盡了牠的智慧、機巧、狡猾、才幹，和方法並牠所指揮的一切天然和超然的力量，並借著各方的人物、事物和事變來「攔阻」真實屬靈的禱告。(換一句話說：凡在牠能力範圍之內，牠便無所不用的來「攔阻」禱告。)我想，現在，我們只注意到這裏就已經夠了。

為著支取禱告而爭戰

我十分相信許多神的子民都同意我這樣的說法，那就是：要奉獻我們本身來做禱告的工作，要爭取充分的時間來多方禱告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如果不是唯一最困難的)。當我們計畫要禱告時。於是，我們便遭遇到許許多多那預料不到的騷擾和阻難。這些阻難正如埋伏的軍隊，他們突然地出現而臨到我們身上。任何發生的事故都是要來「攔阻」我們的禱告！事情實在是如此的！我不是說了一些你所不懂的。

我所以如此說：為要使你十分明亮，準確和審慎地去認識，並面對這個事實一一仇敵是如何極力要「攔阻」信徒的禱告。這不是我們在日常普通的遭遇，而乃是一種有計劃的陰謀，是仇有餘暇的時間去思想出埃及。當你要開始計畫，或決意實行一個更豐富的禱告生活時，仇敵便創制出一新的陰謀，給你更加忙碌和更專心於工作，在你的身上，堆積了事務，擠滿了需要，以致不讓你有時間和機會來實行禱告。

我想，親愛的弟兄們；我們必須十分明確地來對付這個「爭取禱告時間」的問題。自然的，在這「爭取禱告」的問題上，有一些辯論，是關乎我們的職務，本分和責任的。有人以為放棄了一些事務去專心禱告，這似乎是忽略了我們的職務，放棄了我們的本分，破壞並損害了我們的責任。

但是，在靈程上有一個地步，在那地步裏我們便應當把這一切的事情(職分本分和責任)帶到主的面前來逐項的透切禱告——來尋求主的心意來追棕主的引導和接受主的那教育性的光照。但這樣的禱告很難以應用在每一個信徒身上；並且這樣的說法，又是常常帶著偏激的危險。因為常有一些人，他們是非常樂意放棄他們的職責，並且不肯認真地負起他們自己的本分。他們太過於容易並喜歡將他們家庭的事務等等，丟放在別人的手裏，而致力於培養個人敬虔的生活。但願主保守這些話語不致被誤解或應用到偏差。

但我們必須深透地認識仇敵多方面的陰謀，牠常要借著責任、職務，本分等問題、製造出那最巧妙的藉口來停止我們的禱告。並且在靈程上有一個階段，在那階段裏，如果我們發現自己的禱告生活已全然地被勾銷，或墮落到那種受限制的地步，以致叫我們毫無辦法去活出一種屢靈優越的得勝生活；那在這種貧困軟弱的情形下，我們便應當向主說：「主啊！當我禱告的時候，我要將我的責任、職務、本分等交托你，求你不容讓我在禱告的時候受到了任何攔阻而招致屬靈的損失，求你為我護衛這禱告的時間——因我正在尋求你的榮耀——脫離仇敵的侵擾。」

這裏，甚至在禱告的範圍裏，十分之一的原則也是可以實行的。你將父神所該得的部分，和父神所該得的地位獻給父神，你就要發現當你將十分之一獻給了父神以後，你就能夠更豐富的運用那十分之九勝過於你在運用十分之十，而沒有把十分之一獻給父神。這十分之一的原則在支配時間的運用上是很有效的。但在這裏有一種為著禱告的爭戰，是我們所應當深切認識的。

我所看見的迫切需要，就是我們要借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勝利，強勁有力和審慎堅定地站立在基督得勝的地位上來獲得正常，充分和「必需」的禱告。我們要支配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完全得勝的價值和能力來獲得著禱告。我們要斷然地將仇敵從我們禱告的地位上驅逐出去，好叫我們能夠堅守我們所應當有的禱告地位。

這正如大衛的勇士——沙瑪，他站在一塊豆田上，借著手裏的劍打擊非利士人，而保衛了那一塊豆田，並為父神造成了一個偉大的勝利。這一塊豆田，正可以代表我們禱告的地位。我們必須借著加略山上得勝的完全意義，價值和能力來護衛這禱告的地位，絕不讓仇敵隨意的侵入。這是一種為著獲得禱告的準備而爭戰，也是一種為著獲得充分成功和得勝的禱告而爭戰。我很耽心我們常會被动地接受了環境的安排，以為在目前的情況下，禱告是不可能的。因事情既如此的發生與進展著，於是，我們便以為禱告是不需要和毫無用處了。

是的，如果我們讓魔鬼隨心所欲的擺佈著，那麼，事情誠然是如此的。並且，事情將要常常如此的來阻止我們的禱告，使我們以為禱告確是毫無用處的了。其實，這乃是魔鬼所慣用的一種「攔阻」戰略。故此，我們必須借著主的十字架和主的名字的得勝來掃除在我們禱告地位上的一切障礙。

在此，十字架照樣能夠很有效的為我們獲取禱告的時間，正如十字架在其他範圍裏那樣的顯出它的功效來，只要我們在實際的經歷上懂得運用它那超越一切和征服一切的得勝能力。

但我們必須每時每刻，不懈不急地站在得勝的地位上來學習禱告。我們必須在屬靈的摔咬中(爭戰中)採取這種得勝堅定的態度。並且，我們越過便將越多地發現採取這種得勝的態度，是絕對必須的。因為正常禱告的工作必會因在人這一方面的各種攔阻和軟弱而成為不可能的。但是，「主啊！我要支取迦略山上的得勝，來爭取禱告的時間。」

一個確實豐富的禱告時間。我們必須在這得勝的地位上堅牢站穩。有時候，在我們尚未禱告得透澈以前，我們必須預先能夠堅定不移地站住(換一句話說：我們必須預先站牢在得勝的地位上，才能夠禱告得透澈)。

況且，不只是外面的環境和遭遇，能借著各種的事物，人物和事變來推壓我們，使我們沒有機會去獲得禱告的時間，還有那些從裏面來的各項攔阻。這是一件多麼實在的事當我們實實在在地跪下，於是我們的禱告便立刻地開始被「攔阻」。有時候，並不是外面的「干涉」。門鈴沒有響，電話沒有喊，也沒有客人來訪問。我們的身體可以在十分安靜之中，關在自己的房間裏，實實在在地跪下。

於是，一種強有力的干涉行動，開始臨到我們身上——也許是身體上的妨礙，好像在我們身上突然地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感覺。在尚未禱告以前，我們是沒有這一種的感覺的。但是，當我們開始要禱告時，這種特別的感覺，立即開始有意地來打擾並破壞我們整個禱告的時間。我們可能發覺在身體上有一種極大驚人的重負，一種森沉的死亡勢力。

有時候，甚至顯出身體上疾病的症候來，這也是在禱告以前所沒有的。這一切都是事實。還有，心思上混亂的情形，也可能在禱告的時候才開始來打擾我們，這也是在禱告前所沒有的。

哦！當我們要禱告時，立即有了一千零一件的事情(無數的瑣事)，闖進來困擾我們！我們的心思被各種的思想與回憶占滿了。這些「不能被忘記」的事情和思想都等到我們要禱告時，才來麻煩我們。並且還有那種麻木、冷淡、疏遠和虛幻的感覺，正當禱告的時候，即臨到我們身上。這種虛幻的情形——如果你開聲禱告，你的聲音就好像是很生疏和很遙遠的，似乎是在向著空氣說話。

當我們決心要禱告時，這一切的幻覺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困擾即臨到我們身上。它們一齊蜂擁地擠進我們的跟前來，使我們在開始禱告的最初階段中遇到各種的沮喪和挫折。如果我們以首先的五分鐘，十分鐘，或十五分鐘作為我們禱告情形的標準，那我們便要放棄禱告和停止禱告了。我們就想起來去設法做些其他事情。

是的，這是仇敵盡力「攔阻」禱告的策略，並且有了這一方面為著禱告的爭戰是我們必須勝過的，然後我們才能獲得看適宜充分和正常必需的禱告。

再一次，我重複地說：這獲得著禱告爭戰，對於你們的屬靈經歷絕不是奇異和陌生的——除非你們從未曾經歷過禱告生命，也未曾在禱告的工作上認真地學習和操練。但我說這話不是要指摘你們，叫你們自覺未曾經歷過禱告的生命，我是在同時勉勵你們和勉勵自己，為要使我們可以共同體會——要獲取禱告的這一個關頭，是需要我們認真地進入爭戰裏去的。這是聖徒在追求靈命進步中的一種爭戰，為著要獲得充分足夠和成功得勝的禱告(不只是禱告得透了而已)。

在仇敵工作之中，有了這一方面的詭秘活動為要「攔阻」禱告。並且，如果我們要獲得著正常，飽和而成熟的禱告，就必須經歷這一方面的觀爭。我們必須站年在升天的地位上，根據著基督在十字架上得勝的價值和能力，在禱告中抵抗仇敵的闖入，藉此而獲得著我們所必需和該有的禱告。

我相信上面所說的，在你們的經歷中，雖是很真實的，然而，它們卻將達到我所切慕的功效，使你們預先有所認識——如果仇敵將來要「攔阻」你們，叫你們的禱告生命不能發展，並且，如果你們要切實擴展並決心獲得這禱告的生命，那你們就必須為看它來堅牢地站立在得勝的地位上。這禱告的生命絕不會輕易地臨到你們身上。你總要發現你不能偶然地被漂流而進入這豐滿的禱告生命裏去。你

永不能隨波逐流地進入這強有力的禱告生命裏。你也絕不能從容舒服地達到這屬靈的高超境地裏。你將要發現在這滿有分量的禱告事奉上，總必先經歷一些的學習、破碎、衝突和爭戰，然後始能獲得著真實屬靈的禱告。

並且仇敵無時無刻的在利用各方面的事情和牠所指揮的一切天然和超越的力量來反對禱告的生命。你和我，親愛的弟兄，要為著發展我們禱告的生命來爭戰。我們在屬靈的道路上，越是與主一同前進，我們便越多發現這爭戰是如何實在的。仇敵的努力不單是要阻止你和我個人禱告的生命，這不是牠所努力反對的最終目標。仇敵所要毀滅的是主耶穌基督的見證，而這見證卻是與神的子民的禱告的生命，發生著很密切的關係。你和我站在純全個人的立場上，站在受造者的人類的地位上，對於仇敵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和影響。

但是那些和我們發生關係的——那些使我們在基督裏和它們發生密切關係的——基督的主權，統治權和基督的榮耀，這些才是仇敵所痛恨和反對的。

禱告所包括的是甚麼

你有沒有發覺，有沒有因著巨大的壓力而注意到這件事，仇敵抵抗禱告的生命所暗不的——不只是暗示，並且是明顯的宣佈——給我們清楚瞭解主的榮耀，主的尊貴、主的名字、主的權柄和主的見證是很優越並有效地借著禱告的事奉而得著建立和穩固。

如果仇敵活動的中心焦點，是信徒禱告的生命，那麼，我們可以明瞭主的最高利益，是很優越並有效地借著禱告的事奉而獲得的。這種優越的事奉，乃是把禱告置於屬靈工作的首要地位上。自然的，這樣的說法並不是新穎的。然而，這乃是把禱告是最重要的事奉的這個屬靈事實更加顯著地揭示出來。仇敵常將禱告排擠於末了的地位。牠要把任何與主有關的事務擺在禱告的前面，而把禱告置放於末後。

並且，無論你怎樣的解釋，無論你向基督徒說了關乎禱告的任何動人資訊，你也不容易使他們的心深深受感，而覺得禱告事奉的極端重要性。信徒們說：「今天晚上只是禱告聚會而已」。在主日晚上當他們有了話語的職事和講道，你可以看見，參加的人數很多。可是當禱告聚會的晚上，他們聚集在小房間裏，人數或者只有一半左右。

然而，主日晚上所傳的資訊，卻告訴我們說：我們最主要的事奉是禱告，如果我們禱告的生活失敗了，其他一切的事奉也要跟著失敗。你可以隨意說了一些關乎禱告的道理——雖然你很注意且鄭重的講——但卻沒有發生任何特別的果效。我必須承認我常受了這件事實的困惑，就是有許多實在屬靈的人——我信任他們是屬靈的——擠擁地進入講道的聚會和許多教會的會議裏，卻很難得看見他們參加禱告的聚會。或者，在他們中間，只有少數人參加教會中團體禱告的生活。

事情實在是如此的，正如上面所提過的狀況。信徒們平常的情形，好像聽道是屬靈生活上的唯一要務，好像去獲得聖經的教訓和真理，是比任何事奉更緊要。不，親愛的弟兄們！全然不是如此的！一切屬靈的事工，如何能夠成為滿有生氣，蓬勃活潑，且產生出永存的果子，全是根據著我們如何去維持個人和團體的禱告生命在飽和成熟，高度效率和強有威力的水準中，並把禱告的事奉置放於最首要和最優越的地位上。

所以任憑別人如何矯正或誤解我們的話語，上面所說的總是屬靈的事實。豈不是嗎？哦！我們都

犯了那輕忽禱告的罪，我們都該向自己說：「你就是那人。」(撒下十二 7)但我們真是多麼地需要去體會主對禱告價值的重視。並且，如果你曾仔細地查閱聖經，你將要發現主在祂的子民身上，對於禱告的價值的估計是比對任何屬靈事物的價值的估計更加提高得多了。

同時，如果你再詳細觀察主自己的生命，啊！奇中之奇，那一位神的兒子，憑著了祂一切所是的(祂那非受造的神聖生命)，還仍要推持著那一種禱告的生命：「天未亮的時候……在那裏禱告。」(可一 35)「整夜禱告神。」(路六 12)

你曾否發現聖經裏那些最榮耀的真理的啟示乃是從禱告而來的？並且這些啟示的本身就是禱告。請你念保羅在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裏的禱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然後他繼續下去的把他的禱告述說出來。就在那個禱告裏你獲得一個無可匹比的榮耀啟示。這真理的啟示是從禱告而來的。

所以屬靈教訓的價值是完全根據著個人那飽和成熟的禱告生命。真理和亮光的真實價值是從長期不輟的禱告和實踐而產生出來的。沒有一個滿有屬靈價值的真理亮光不是由禱告的生命所產生出來的。換句話說：真理的一切價值和力量都在乎那在它背後所長期累積的禱告效果。

因此，倘若在我們這一面沒有那種強力相稱的禱告生命，去與我們的事奉互相配合著，那麼，我們的聚會和會議，並一切的講道和真理，便仍然是一件消極的工作。我們應當把真理(主活潑的道)禱告進我們的生命裏去(吸收，同化和組織在我們的生命裏)，然後再把它禱告出來(供應給別人)。

我覺得在每次聚會之後，有一件不可缺少的重要事工，就是我們必須根據所講過的道來多方透徹地禱告，並把這些道理帶到主的面光中來嚼化，同化和實化。如果我們肯常常如此的殷勤實行，我們將從每次話語職事的聚會裏收穫多麼宏大的果效呢！不只是把真理記載在我們的小簿子裏，乃是把這些真理借著禱告的不斷潛藏工作深刻地烙鑄在我們的生命裏並彰顯在我們的生活上。不是我們現在已經懂得或認識了多少的真理，乃是當我們聽完道以後，再把它帶回到主的面前來多方透切地禱告，好叫我們得以進入這真理所播放的亮光，生命和力量裏去。

在這禱告的事奉上，現在，沒有一個人是比我覺得更需要被提醒的(我是比任何人更需要被提醒的)。但我們是在彼此討論和互相勉勵。我相信我們必會將這些資訊牢記在心裏。哦！但願有一日，信徒因著認識禱告地位的優越和重要，在有機會禱告的時候，能夠熱烈和擠擁地參加禱告聚會，如同參加其他的聚會一樣。這只需要我們能以澈的瞭解父神對禱告價值的估計。果真是如此，最低限度，我們總會承認禱告的聚會是與其它的聚會(內有一個題目和一篇講道的)屬於同樣的重要。願主將這些資訊銘刻在我們的心裏。因這是一件最優越，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工作——禱告的事奉。

前面所說的雖不甚多，但卻是很重要的。其中，讓我們切切記年那些關乎仇敵決心去攔阻禱告的忠告和揭示。以後，我還要繼續指點你們，如果仇敵不能攔阻我們的禱告，牠便要試著來截斷它(禱告)。並且，如果牠不能截斷我們的禱告，牠便要試著在禱告之後去毀滅它(禱告)。這是關乎禱告的其他方面。現在我們所陳述的，或者已能夠使我們在禱告的生命上，達到一些很明確的地位，同時並能使我們在主的名下去對付這禱告生命的問題。—— 史百克《在寶座前的學習》

第三篇 爭戰的禱告(續)(史百克)

「以利亞對眾民說：你們到我這裏來，眾民就到他那裏，他便重修已經毀壞耶和華的壇。以利亞照雅各子孫支派的數目，取了十二塊石頭(耶和華的話曾臨到雅各說：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這些石頭為耶和華的名築一座壇。在壇的四圍挖溝，可容夠種二細亞。……到了獻晚祭的時候，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華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僕人，又是奉你的名行這一切事。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幹溝裏的水。……亞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亞上了迦密山頂，屈身在地，將臉伏在兩膝之間，對僕人說：你上去，向海觀看。僕人就上去觀看，說：沒有甚麼。他說你再去觀看，如此七次。第七次僕人說：我看見有一小片雲從海裏上來，不過如人手那麼大。以利亞說：你上去告訴亞哈，當套車下去，免得被雨阻擋。霎時間天因風雲黑暗，降下大雨，亞哈就坐車，往耶斯列去了。」(列上十八 30-32, 36-38, 42-45)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上生出土產。」(雅五 17-18)

「靠看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做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六 18)

我們曾注意仇敵在攔阻禱告的這一條陣線上是如何的明顯和實在，照樣的，牠在截斷禱告的這一方面，也如何是實在的。我不只是指著正當你在禱告的時候受了仇敵在外表上的截斷。我乃是指著仇敵用了一種精巧打擾的方法，要來截斷你那連續不斷的禱告的生命，你可以在一個星期或更多的時日，舒暢又勝利地獲得了一段長時間的禱告生活。

然後，仇敵便引進了一些不相干和騷擾性的事情，把你那連續不斷的禱告生命意外地截斷了。於是，你失去了那連續勝利的禱告生活。並且你將發現你必須打過一場驚人的戰事，才能夠恢復那已失去了的禱告的生命。

有許多基督人，他們屬靈的歷史祇是一種間歇著的和不連續的(這裏一小塊，那裏一小段)禱告的生命，以致在他們靈命的歷史中，常常充滿了這種的必需——在這時候或那時候——要繼續不斷地設法去恢復他們已喪掉的禱告生活和地位。這都因他們禱告的生命受著一種意料不到的嚴重挫折——仇敵那有計劃性的截斷。

在這情形下，我們便應當做醒地戒備看，而設立一個守望者。我們必須設立一個守望者，來護衛我們禱告的生命。特別地是要防範那從緊張時期中所引致的反應，那在松弛而懈怠之情形下並那熱心奮勇工作以後所產生的一種自滿感覺以為現在可以享受一些屬靈的假期了。在上面那些屬靈「真空」的情況裏，常常隱伏著一種很大的危機，正如大衛王所表現的，當列王出戰的時候，他走上王宮的平頂(撒下十一 1-2)

還有，凡仇敵所不能攔阻和截斷的，牠就要設法緊跟在後面去擊毀它。這便是：牠要轉移牠的注意力，從後面來擊毀禱告的生命。我們可以有了一個屬靈穩固性的時期，我們也可以獲得一段強剛勝利的日子。

然而，仇敵常是盡牠所能的(如果牠不能直接地攻擊我們禱告的生命)，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間接地損害我們。這在表面上似乎不是立即與我們禱告的生命發生關係，可是藉些事故，我們竟被迫和間接地受了屬靈的挫折和阻延。我們禱告的生命本來是很剛強，美好和穩固的。

然而在我們生活上的其他一些部分驟然地發生了一些意外事故——與另外某處發生關係的事件——以致當我們要禱告時，我們發覺那件意外事故對於我們禱告的生命表現出一種迎面的痛擊，叫我們不能繼續地禱告下去，直等到那件事已被我們適妥地對付過。我們必須承認上面所說的一些事實都是仇敵巧妙的破壞活動，且是仇敵一種非常有計劃和組織性的陰謀，為要隱蔽或間接地擊毀我們禱告的生命。有時是要試著來壓制我們禱告的生命。所以我們總發現仇敵一切注意力的焦點都集中在擊毀聖徒禱告的生命。

當我們真實地在聖靈裏禱告和摔跤，當我們認真地在禱告裏被對付和對付事務，我們便將準確地發現，我們的生命是如何的與我們周圍一切的一物，事物和事變發生著敏感的關係。我們心裏所注重留戀不舍的罪孽，或者沒有任何顯然或直接地干涉我們禱告的生命，但它(罪)卻能隱蔽著而間接地給了我們一個很嚴重的致命打擊。一些在側面所偶發的事件，也會照樣很厲害地影響我們禱告的生命。仇敵常常在我們生活的周圍煽起這些意外事件，為著來擊毀我們禱告的生命。

當我們真實地進入禱告生活的時候，在我們周圍的一切人物，事物和事變的狀態便受到了我們禱告力量的影響與注意。我們在當時或看不出這些事情(無論是任何事故)所發出的意義和目的是甚麼呢？——一個被截斷的交通，一種緊張的關係，一個被挫折的計畫，在任何處的一個破口。

我們或者不能準確地認識這些事情所發生的意義是甚麼，直等到我們進入堅強的禱告的生命，我們才開始發覺這些事故曾有意地來打擊我們禱告的生命，叫我們被阻延而不能繼續地禱告下去。這些飄忽闖蕩的意外，為要干擾我們那通暢的屬靈交通系統，使我們禱告的生命被阻困，被壓制和被約束著。從此以後我們便將發覺一種機巧的邪惡活動，時常窺巡在我們生活環境的周圍，為要打擊我們靈命最中心的部分(禱告的生命)。仇敵是這樣不怠不懈地來圍擊聖徒禱告的生命，牠製造出從外面來的各種事故藉以抑制禱告的生命，而使成功和成熟的禱告成為不可能的。我想，你總會領悟我所指的意思，聖徒的經歷可以把這些警告和提醒證明出來。

禱告的宇宙性質

現在，我們要把這屬靈爭戰的範圍稍為擴大一點。從上面所念的經文我們看見了一個綜合和廣泛的屬靈地位。

列王紀上第十八章所記載以利亞在迦密山上的爭戰，無疑地，那是一幅在舊約裏面的圖畫以解釋在新約裏的真理——特別是指以弗所書第六章。

列紀王上第十八章和以弗所書第六章所記載的兩件事，是「預表」和「預表的本體」，是一件事的正副兩方面。它們爭戰的範圍是在諸天界裏。這乃是這正副兩件事的共同點。雅各所記的，是把這件事的整體指向諸天界裏：開啟和關閉諸天，諸天的政治與諸天的統轄。諸天界是在這討論範圍裏的主要目的。並且，這爭戰是關乎諸天界和諸天界上的。「原來我們……乃是與……諸天界上屬靈的惡魔摔跤。」(弗六 12 新舊庫譯本)

同時，在實際上，以利亞的爭戰亦是一種在諸天界上和牽涉著屬天勢力的爭戰。我想，這對於我們是很明顯的，這也是上面兩處經文共同的特點。

當我們進入父神在基督裏的完滿計畫和見證時，我們便將發現我們已進入一種特別的屬靈爭戰。這特別爭戰的最終目的，是關乎諸天的政治。誰要在諸天界裏掌權，在諸天界裏有那些率領者、掌權者、管轄這黑暗世界的霸王，以及在諸天界上的屬靈惡魔。這些屬靈氣的活物偕取了政治的地位——今世的統治者。牠們是處於篡奪的地位，而這但卻不是神永遠的心意，也不是神最終的目的和旨意。

基督(頭)和祂的教會(祂的身體)在神的心意中是被選召要在諸天裏掌權的，是要從諸天裏來統治宇宙的。所以這件事(屬靈的爭戰)是一個關係到諸天界上的問題，到的諸天屬乎撒但，抑是要在教會裏，並借著教會(身體)來表彰主耶穌(頭)的絕對統治權。這乃是牽涉著諸天界上的事，是關乎宇宙實際上的統治目的。我們爭戰的勝負就是在那裏決定著。諸天界是我們爭戰的範圍，並且是與我們禱告的生命發生關係的。禱告這件事不單是平面的，是祇與我們地上生活的事情發生著關係。

但禱告的果效和影響勢力也是立體的，是直接的與諸天界發生著緊密的關係。哦：但願神的子民得以認識禱告範圍的廣大。因為多少時候，我們禱告的普通性質祇不過是在平常瑣事的範圍裏，我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去告訴主，一切關乎我們地上日常的瑣事。雖然這些平凡瑣事對於我們也許是重要的，對於我們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這些平面和過渡性的事務卻不能達到神計畫裏的最終目的。

被壓制在劣勢下的禱告，與那些抵擋和突破在宇宙中阻塞著的廣大邪惡勢力並把屬天的救援和答應帶下來的禱告是大有分別的。神的子民真需要使禱告升起。在這立體超越和高升的禱告裏，那些強有力的，屬天的，永遠的和宇宙性的，便將受了影響與干預而被引帶進來。我們多麼的需要禱告的事奉和工作上，被帶領進入屬天的地位上去。

在那裏，諸天界背後的屬靈真實事故和演變情況便將因著我們的禱祈而受了影響，當我們祇為屬地生活上的瑣事祈求時，主常常不容讓這種「短視」和「淺見」的禱告立即成為有效的。因主要我們看見在這些屬地的事情背後，有了一些多麼重要的屬靈事物和原則存在著。當你禱告時，你在祈求一件事情的發生，一種改變的實現和一個結果的臨到。

但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著。主的目的是要——等到你在你所祈求的事上，儘量地被破碎，被擴張並開拓了你自己的屬靈量度——來指示你在這種學習過程的情形下，存有一個屬靈的原則和關鍵在其中。並且，祂不能也不願在為你成全屬靈地的事。因在那種情形之下，對於你屬靈的聰明、屬靈的悟性、屬靈的知識、屬靈的品格和屬靈的價值不能有任何的增長。如果主僅是為你成全屬地的事，那麼主祇是因著你的祈求而替你辦事了。

然而主卻是要訓練你，造就你。增益你，並多方面的教導你，好叫你能夠認識，把握並掌管屬靈的形勢。是的，諸天界是我們爭戰和決勝負的範圍。

教會——爭戰的起因

這屬靈爭戰的起因是為著甚麼？為何必須觸發這一場長期激烈的爭戰呢？是的，在列王紀上第十八章和以弗所書第六章的兩處經文裏，祂可以發現教會是這爭戰的起因。因這爭戰範圍裏直接物件就

是教會。自然的；在列王紀上第十八章所指的是神的子民。以利亞禱告的目的和結果，是要帶領以色列子民的心轉回歸向父神。在這裏所看見的對象是神的子民。以利亞的禱告是為著這些蒙選召的百姓。他把所有的百姓都帶到父神的跟前來，讓他們被牽涉而進入這一次禱告的結果裏去。以利亞使以色列子民和他的禱告發生聯繫的關係，因他那一次禱告所產生的結果也就是以色列子民的前途及命運的結果。

在以弗所書信裏，自始至終我們都知道所討論的事情是指著教會(基督的身體)這就是屬天爭戰的起因。在諸天界裏所進行的一種爭戰是與教會(基督的身體)發生關係的。關乎這屬天的爭戰，有兩難是必須提起的。第一：這不祇是一件屬於個人的事。這乃是一件共同相關的事，是一件屬乎團體的事。這爭戰是關係基督的整個身體。

因此信徒個別的爭戰，不過只是一種相關的爭戰，是與基督的身體並其他的眾聖徒發生關係的。在基督的身裏面，有這種屬靈的聯繫關係和生命的共通性存在著——如果一個肢體被擊敗，整個身體在屬靈方面因著連鎖感應而受到了損害。雖然整個身體和個別肢體或者未能解釋這損失的原因，也未曾發覺那特別損害的徵兆。

但是只要有一個肢體陷落在失敗軟弱裏時，頭部便立即受了感覺和影響——整個身體也連帶一起受了損害。這是一種互相關連和團體見證的爭戰。所以仇敵蓄意要孤立並分離身體上的每一個肢體。牠要把重大的壓力和摧殘加在他們個別的身上，好像要把他們永遠壓服下來。因仇敵所重視和估計的，不僅是單獨肢體的個別價值，更加是身體上每一個肢體所共同產生那互相關連的總和價值。

就是因此，聖靈所給我們的屬靈資訊，是多麼鄭重的注意這一難——為著眾聖徒禱告的迫切需要，為著強化屬靈交通系統的禱告的迫切需要，這也就是神的子民們團體禱告生活的迫切需要。如果沒有忠勤不懈和徹醒不倦地為著眾聖徒恒切代禱，這對於基督(頭)是一項無可補救的重大損失啊！

基督在榮耀裏——爭戰的目標

關乎屬天爭戰所必須提起的第二點，乃是；雖然教會是這爭戰的直接起因，但卻不是最終的目的。我們不可以把教會——基督的身體——置放最首先的地位上。教會基督的身體——是基督見證的器皿和見證的方法。基督的生命，能力和見證是貯存在祂的身體裏。所以，當基督復活以後，在五旬節時祂就把佑得勝的見證，祂升天的見證，祂得榮耀的見證和祂在天上地下所有的宇宙權柄的見證，一統貯存在教會裏。在舊約時代裏的聖殿是父神的榮耀的聖所，正如新約時代的基督的身體(教會)基督的榮耀，基督的見證和基督的名的聖所。仇敵最終的目的是要打擊基督的榮耀，基督的名字在基督的高舉。

所以牠集中牠的注意力在蒙揀選的器皿——教會——基督的身體。教會因此便成為這宇宙爭戰的起因。雖然，牠不是這爭戰的最終目的。但仇敵是要經過和借著基督的身體以打擊基督(頭)並基督的名和基督的榮耀。我們從舊約裏的歷史可以看見這事實是多麼的明顯。

當以色列子民處於屬靈衰頹的情況中，父神的榮耀和尊貴，父神的名字和父神的莊嚴，便被遮蔽而暗晦不明。當以色列子民的靈命處於優勢的地位上時，耶和華的見證便在最高度和最明確的力量中被充分的維持著。在新約裏，在我們現今的教會時代裏，仇敵的方法也是要借著毀滅神的子民的靈命或借著破壞聖徒的交通來侮辱主耶穌。

所以教會(基督的身體)因著父神向她所指定的天職、計畫反目的，便成了這爭戰的起因。仇敵殘酷的憎恨和猛烈的反對，是指向著神的子民的團體生活。牠無論採用任何方法，總要盡力設法去毀滅並破壞聖徒的親密交通和聯擊關係，而促使神的子民們，在彼此中間產生了冷淡、隔膜、歧見和敵對。

因此，便引致生命交流的阻滯而造成身體中的分離和瓦解，團體見證的被削弱和被遮蔽。哦！仇敵挑撥離間的方法是何等的惡毒和狡猾啊！

儆醒的戰略價值

在此，親愛的弟兄們！我覺得你和我應當效法尼希米的榜樣，並要服從使徒保羅在這段經文(弗六18)裏的勸勉。要「設立一個守望者」，「並要在此儆醒」。你總可透視這兩處的經文都是論及魔鬼的詭計。這些詭計代表仇敵那多方面的狡猾破壞活動。若要在實際的行動上，設立一個守望者來提防魔鬼的詭計，那麼，在最低限度所指的一方面，是要求我們對於所聽見的謠言和傳述，必須十分準確地加以辨證。

「凡事察驗。」(帖前五21)我們能夠因著一個謠言而隔離，我們可以憑著一次傳述而破裂，我們也會僅因著一項暗示而發生相爭或不和。在今日的氣氛裏是佈滿著戒懼和猜疑。只要你暗示著任何人有了不穩固和不健全的趨向，在此，你便可能產生一個屬靈交通的破口而造成一個罅隙。如果我們設立一個守望者並準確的察驗一切，我們便會發現許多「莫須有」和不確實的事情。這些虛構和混淆的事物對於主自己和主的子民是一個重大的損害。因當我們切實地嚴謹細查這些事情，我們便將發現其中是毫無問題的。或者，即使有任何問題在其中，也一定有它存在的正當理由。

而且我們必不會失望的在誠心實意的情形下，承認那些事情的地位是正常的。多少時候那些不確實的事情就是如此的產生和傳播出來。但我們是多麼需要設立一個守望者以提防魔鬼的詭計，因牠破壞神的子民的團體生活的方法和策略是遠超過我們的精力所能夠列舉計數的。

就是因此，禱告配合看儆醒是極端重要和必需的。禱告的結果應當使我們能以透亮地瞭解仇敵的詭計和活動。儆醒禱告乃是一邊的儆醒又一邊的禱告——在儆醒裏禱告又在禱告裏儆醒；好叫我們能夠在儆醒和禱告的氣氛裏，準確地發現甚麼是仇敵，在陰謀中的主要目的和工作方法。

我們不願意被仇敵過分地因惑著。我們也不願意常常把我們的視線專一集中在牠的身上。但我們必須認識歷史事實的真確情況。這些事實乃是：在這幾乎二千年以來，仇敵曾不休止地盡牠最大的努力來破壞神的子民的團契和交通。這豈不是事實嗎？教會歷史的記錄豈不是如此嗎？如果這是真實的，那麼，這是表示著甚麼呢？這所表示的乃是：你永不能獲得一些實實在在地對主耶穌基督保存著那滿有屬靈分量的任何寶貴事物——出自屬靈的性質並具體地表現著主耶穌的豐滿見證的一些寶貴成分——而不成為撒但那種惡意，狡猾和不斷的攻擊目標。

撒但存心要分裂和破壞這些寶貴的成分(主耶穌的豐滿見證)。牠要用任何方法——或是借著真理，或是借著謊言來產生不和睦與派別。這是教會歷史所告訴我們的。並且，確實無疑地，仇敵全部的悉心計畫都在設法破壞聖徒的合一——教會的團體生活和見證。因為仇敵知道一個含有聖徒那屬靈密切交通的團契，一個調整在正當適宜的生命關係中的基督身體。共同一致在神的旨意裏攜手邁進著，這種在身體裏的生活和見證對於宇宙中那些執政者及掌權者的屬天統治確是一個極大無比的威脅。

所以保守基督的團結，穩固和合一，是信徒所應當時刻傾力追求的，同時，這也是信徒所應當不斷縈注關懷的。讓我們存著誠懇的心在謙卑和敞開的靈裏——去謀求和建設屬靈的交通。這不是指著和那些違反神的話語的事情彼此妥協，同時也不是指著我們須從任何屬靈的地位上(這屬靈的地位是主借著相當的代價才帶領我們達到的)貶降下來。我們必須效法尼希米站牢地位。

當仇敵說：「請你來，與我們彼此商議……。」(尼六 7)尼希米即回答說：「我現在辦理大工，不能下去……。」(尼六 3)我們切不可降低自己屬靈的地位去討論那些越過屬靈需要以外的事情。

但是，親愛的弟兄！任何屬靈的地位(借著十字架內在深入的工作與代價所達到的)只能夠在與眾聖徒的互相關係中被維繫而繼續保持著。我們切不可站在一種與眾聖徒脫離關係的孤立狀態中去保持我們屬靈的地位，以為我們已完全佔有了它(屬靈的地位)。我們也不可以在一種單獨隔離的狀態中去持守它，好像它(屬靈的地位)是一些從其他屬靈事物中分割出來的。不！切切不可如此！無論我們屬靈地位的程度，容量和差別是如何的不同，與眾聖徒交通這一件事(團體的生活和見證)是我們所必須盡智竭力去切實遵行的。

關於與眾聖徒交通的這一件事，我真願意更懇切地多多勸勉你們，正如同在我的心靈裏被這一件事所驅策著一樣。因主所賜給我們的亮光和真理的目的可能變成無效的，如果那些接受並保持這些亮光和真理的基督人，構成了與其他眾聖徒的隔離和獨立。主要是要把這些亮光和真理賜給整個基督的身體(父神一切的眾兒女們)。

如果這些亮光和真理是在隔離和獨立的情形中被維持著，那麼，主所賜給的這些亮光和真理的最終目的便不可能達到了。讓我們很確定地把這事銘記在心裏。所以，教會因著她屬天的呼召，使命和基督身體的見證便成了屬靈爭戰的起因。這不是一件屬乎個人的事，也不是屬乎地方性的事，這是關乎整個宇宙的事。因為基督的身體是一個宇宙性的具體實際行政核心。

得勝的根基

現在我們要稍為提起一些關乎屬靈爭戰的得勝根基。在列王紀上第十八章裏，那得勝的根基，無疑地是在乎祭壇。在以弗所書裏的記載也是同樣的。當你尚未升達諸天界裏的地位去參加屬靈的摔跤並獲得行政上的勝利時，你必須預先經歷以弗所書裏的開端幾章，承認你曾經死過了(一個祭壇是已在那裏)。你既然與基督同死(也已將一切舊造的人，事物等等，完全埋葬掉了)，便也與祂一同復活過來。

在以弗所書的開始包括了祭壇和十字架的一切要點。所以得勝根基的記號並在得勝根基裏所表現的就是十字架——祭壇。以利亞取了十二塊石頭，這十二塊石頭所構成的祭壇直接地引進屬靈行政上的特徵(父神的行政是與祭壇發生關係的)。「十二」是「行政」的數目。那包含著十二塊石頭的祭壇在這屬天的爭戰裏便成為父神手中行政的器皿——父神的政治的實行原則。父神政治的原則是在於十字架並借著十字架的。

在十字架上基督既奪去諸率領者與掌權者的軍裝，就把他們擄來，公然示眾(西二 15)。我很願意知道當你們讀到列王紀上十八章那一段的經文，你有沒有注意這些話語：「以利亞照雅各子孫支派的數目，取了十二塊石頭，耶和華的話，臨到雅各，說：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王上十八 31)這隱含著甚麼意思呢？是的，以色列——在父神面前是一位王子。在父神面前的一位王子的子孫，在祭壇(十字架)

上被標示表達出來。

所以這十二塊石頭所構成的祭壇，在象徵上很清楚地宣佈這乃是得勝的根基。藉此我們得以進入我們的王子裏——在基督裏——的政治地位。基督在父神面前是那位比以色列更加偉大的王子。我們是在祂裏面的子孫，有分于祂那王子高貴的超凡品格。這祭壇所代表的意義帶領我們進入在諸天界上那在基督裏政治權柄的地位。

但這屬天政治的權柄和地位是與祭壇發生緊聯的關係，也是直接地與十字架發生關係的。十字架是得勝的根基。這不祇在天上有神的話語為這件事做見證，甚至連撒但本身也是一位罕有的十字架真理的見證人——雖然這不是牠所願意的。我想，有時候，或者是牠自己所不感覺到的。因這是十分顯然的事實，牠痛恨十字架。牠首先試看要阻止主耶穌，使牠離開十字架：「就拉著祂……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的身上。耶穌轉過：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太十六 22-23)這是撒但試著要主耶穌離開十字架。

撒但既然不能阻止主耶穌離開十字架，牠便再試著要將主耶穌從十字架上哄騙下來：「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太二十七 40)何等狡猾的提議啊！「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可十五 32)但主耶穌降世的目的，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成功神的救贖，好叫世人可以相信祂。於是仇敵第二次的方法同樣的沒有效果，並沒有得著成功。

仇敵既然在上面所用的兩種方法都遭遇失敗，而且十字架救贖的工作亦已完成了(雖然撒但竭力地反對它)。現在，撒但便要設法更換並改變十字架的道理，使十字架成為無效的。撒但讓人宣傳十字架的道理而在宣傳之中使十字架落空了。異常的狡猾啊：對於撒但工作的方法，我們應當認識得越透澈越好。撒但鼓勵人宣傳十字架，在這種情形下，十字架的宣傳是被牠所煽動和影響的，於是，這種十字架的宣傳便成為徒勞無效的。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告訴我們：以人的智慧來宣傳十字架會使十字架的能力落了空，以致成為無效的。人憑著自己的智慧來宣傳十字架，不過將十字架真實的意義和拯救的大能丟掉了。

哦！是的，你可以聽見許多關乎十字架的道理，但這卻不是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真正能力是在乎它那反對著仇敵反仇敵的一切工作——罪和死的律以及人類邪惡的天性。當世人談論十字架的英勇事蹟時，竟用一種屬地的觀點來評論它。他們以為世人如果否認自己並為著自己的國家捨棄生命，這樣的犧牲與主耶穌的捨命是同等同類的。他們以為主耶穌的捨棄生命，也不過好像任何兵士為國家捨命一樣。這樣的占評和說法就把十字架的拯救大能丟掉了。這是摩登的十字架。

撒但試著干涉十字架的另一方法，就是促使基督徒對於十字架全部意義的認識，產生了蒙蔽，愚昧和無知。當一個基督徒突然開朗地進入迦略山完全意義的啟示裏去時，這新的經歷對於主是一個偉大收穫的日子，但對於仇敵卻是一個可怕悲哀的日子。那個日子便開始了你在靈戰範圍裏的一段新的歷史。

當你站在主耶穌「代替」的工作(指主代替我們受死)的地位上時，你可以遇見相當程度的反對。但當你站在主耶穌「代表」的工作的地位上時——即當你在屬靈這一方面站在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同升天的地位上時(請你相信我所說的)你就要遇見比以前增加了十倍以上的反對，從今以後你便展開了一頁在靈界裏的爭戰和衝突的新歷史，同時也開始了一個反抗撒但的新桐爭。

並且你亦已進入一個新的範圍內去，站在一個新的地位上並有新的能力被你所支配和運用看。仇敵亦將同時，同樣的喪掉牠的非法地位和權柄。許多人只相信主耶穌「代替」的工作並在其中享受赦罪的平安和喜樂。但他們對於主耶穌「代表」的工作(與主同死、同復活、同升天)的這一方面，仍然是陌生的，以致他們仍然靠著天然的力量來作基督徒。他們在那些更高層的諸天區域裏不能成為仇敵的致命威脅。只有當我們在經捧上接受了十字架並讓十字架的功用裁進我們日常的生活裏，我們天然的生命被勾消廢置。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二 20)。這樣，我們對於主耶穌這一邊就具有了一種新的擴展和新的收穫的意義。同時，對於仇敵那一邊，我們也將向牠產生一種新的威脅的意義。

所以，我們便立即進入一個新範圍的爭戰，衝突和爭戰裏去。仇敵是何等的盡心竭力要使基督徒對於十字架的「代表」這一方面的工作發生了蒙昧和無知。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而且是真實的。當你接受了十字架的「代表」的工作時，你所遇見的那從基督徒而來的反對是比任何方面的反對為更多。這是一件多麼奇異的事！當你與主同行而進入迦略山一切的完全意義時，立刻地，你將發現你的主要困難是在基督教的範圍裏，經常是那些有職位的基督教領袖們。因為他們不接受和不領悟十字架完全的意義。

同時，你要發現你的道路是無限量的艱難。仇敵極端痛恨十字架完全的意義，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牠要借著任何方法來破壞十字架對於信徒的價值。牠要把十字架的真實意義向信徒蒙蔽起來。如果可能的話，牠要叫信徒們放棄十字架裏的得勝地位——將他們從那地位上拉拖下來。或者，牠要多力地慫恿信徒們不要接受十字架。是的，確實無疑的，這是仇敵對於十字架價值的反面見證。仇敵常常是十字架意義的反面見證人。因為十字架是得勝的根基——是神的智慧，能力和行政工具。關乎這一點仇敵是很熟悉的。

我想，現在我不必比上面所說過的再多說了。我們必須接受上面所說過的(十字架完全的意義和能力)，思想上面所說過的，並在生活工作上，切實應用上面所說過的。但我們還要記年這個偉大決定性的事實——對於一切真實地與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聯合為一的人，撒但已是一個被擊敗的敵人。因為迦略山上表現著牠那激的覆沒的失敗。

並且，當我們被栽接進入基督「那包羅萬有，埋葬舊造的死裏面去時，我們便與祂一同站在仇敵被擊敗的地位上與祂——一同站在主耶穌那遠超一切的得勝裏。而且對於我們那些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與祂溶塑而成為一體的基督人——仇敵無論如何的攪擾和如何的怒吼，這仍然是一件屹立不變的榮耀事實——撒但是一個激的地已被擊敗的敵人。—— 史百克《在寶座前的學習》

第四篇 在禱告裏的一些心思上的難處(史百克)

我們曾討論過禱告的五方面就是：交通、降服、祈求、合作和爭戰。現在我們要繼續再進一步的

去討論一些關乎禱告的問題。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在我們心思的背景裏時常會產生一種難以解釋的矛盾感覺和一些不穩定的半信半疑的感覺。這些感覺很可能影響和損害我們的禱告，並叫我們的禱告成為軟弱無力的。我們有時會因著心思上的某些困難，以致在禱告中被攔阻。

我們對於這些心思上的困難，從來沒有認真和懇切地去分析或解釋它們，現在我們在這一章裏的目的，就是要解釋這些難題，詳細分析它們，並澈的地把這些難處的癥結所在揭發出來。這樣，我們才能夠在確實，穩固和堅信的情況中，澄清我們在禱告上的地位。

禱告和神的旨意

對於澄清在禱告裏那些心思上的難處，其中一個主要的難題乃是關乎神的旨意。自然的，這個題目是一個很廣濶的討論和默想的範圍，並且包括了許多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要點。但我們要緊縮這題目所包括的範圍，並且在我們所討論的題目裏，我們將要發現許多屬靈的因素和原則，它們是隱含在其中的。

關乎父神的旨意，我覺得最基本的問題乃是：這是絕對的旨意或是相對的旨意 n@。我們所對付的問題乃是：父神的旨意在我們身上是「絕對的」抑是「相對的」？這樣的說法，或者不能叫你得著多大的幫助。因這些名詞似乎太過學術化了，但我要解釋我所指著的是甚麼。父神容許事情臨到我們身上是否因著這些事情都是祂絕對的旨意，抑或因祂要借著這些不可和不能避免的事情來帶領和催促我們達到一些某種確定和更新的屬靈地位？對於後者父神的旨意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這乃是：父神所允許臨到我們身上的這些事情不能絕對地代表祂的旨意。不過，父神為了要達到一些其他的目的，就是那些與祂的行政發生關係的目的，而允許這些相對事情的發生。

所以它們祇是代表父神相對的旨意。現在關乎禱告與神的旨意的關係的廣泛探討，我們已經有了初步的基礎和基本的認識。這基本認識所產生的結果乃是：如果我們在對付父神相對的旨意，不管父神所允許臨到的事情是已經完成了它們的目的和使命被放在一邊(因在父神絕對的旨意裏已經沒有它們絲毫存在的地位了)。抑或這些事情仍然被父神所允許而持續著。

然而我們對於這些不能避免的事情是已經處於優勢和主動的地位。它們已被我們所管制和利用而成為我們的僕人。這並非父神因看祂豐滿的旨意和目的。需要這些事情的存在，但它們的所以存在乃因父神看見這些事情所產生的作用與果效對於我們是必需的。父神必需借著這些事件所產生的效用來推使我們達到某種更新和確定的屬靈地位。

如果我們是「完全」的被造之物(這乃指著沒有墮落，沒有犯罪的完全)則父神對我們的旨意必定常常是「絕對的」，而且在我們身上便沒有神的「相對旨意」那存在的地位了，同時，父神也不需再容許這些繁難事情的發生，來帶領我們達到第一個更新的屬靈地位。但是，因為我們既是「不完全」，「不順服」墮落而「背逆」的被造者，所以父神對於我們的旨意，便常常大多數是「相對的」，而不是別的。

因此，在「降服」與「不住地祈求」這兩個動作，好像是彼此敵對的，也好像是代表衝突與相反。你怎能將「降服」與「不住地祈求」這兩件事調和一致呢？「不住地祈求」豈不是把「降服」取消了？「降服」豈不也是把「不住地祈求」排斥了？這兩個動作似乎是互相反對，然而，卻不是彼此違背的。

這是在禱告裏所發生的問題。要維持那孜孜不倦地叩門和繼續不斷地叩門，這叫我們怎能學習並懂得「降服」呢？

「降服」豈不是把你叩門的推動力拿掉了？你那叩門的堅定力量豈不在暗示著你尚未曾學習過「降服」呢？這些問題在你的心思裏或者沒有這樣清楚地被解釋而陳述出來，但它們卻潛入而匿藏在你心思的下意識裏，因而產生了一種消極的傾向，常要把你在禱告裏的積極進取性和真實準確性勾消淨盡，以致你發現自己的禱告生活是處於虛泛又渺茫的「無人地帶」之中。

是的，這是一個在禱告裏所發生的問題。我們必須竭盡所能的來解決這個問題。關乎對付這個問題，我想必須先從認識「道德要素之引進」的這一點開始看手，並要瞭解父神在新造的計畫裏，是多麼嚴肅詳細地關心這「道德上的要素和道德上的問題」。「這道德上的要素和問題」必須在我們身上被帶領過去。並在我們身上達到完全美滿和成熟的地步。這乃指看在父神相對的旨意裏，有許多事情只是父神所允許的，或者，甚至是祂所差遣的，為要達到某種屬靈的目的——要把某些事情從我們身上帶領過去，或者因著「道德上的要素」的原因，父神要在我們身上帶領我們經過某些事情【現在，對「道德上」的這個名詞，我是指著它那宇宙性和永遠性的廣闊(屬靈)意義，並不是指看它那屬地觀念的狹窄意義】，(請將法利賽人那屬地狹窄的道德觀念與主耶穌那屬天廣潤的道德觀念)互相比較一下。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至第六章八節。我們必需認識這「新造」的生命是一件屬乎道德上的構造，並且這「道德上的要素」)。

在我們這一方面(主觀的經歷)尚未完全成功和成熟。這「道德上的要素」在主耶穌基督身上已豐富地完全成功了，但在我們身上尚未完滿成功。「舊造」的生命仍然在我們身上存在著。這「舊造」的生命對於「新造」的生命是客觀的，外部的並且有很大和堅韌的影響力來繼續煩惱這新造的生命。「罪」在信徒身上並不是滅絕了。「世界」在信徒身上也不是滅絕了。世界對於信徒仍然有它自己的影響力量。魔鬼對於信徒同樣的並不是滅絕了。關乎這些你們不需我再向你們提起。

然而，在「舊造」生命的中央便是「新造」的生命。這「新造」的生命是一個含有道德上的原素的。但是這個含有道德上的原素的新生命——我們可以說——是在它初期的幼稚發育中，它所包含的一切「道德上的成分和原素」必須逐漸地發展進步，叫我們得以成為一個身量完滿，長大成熟的「道德上的被造者」。

關乎這名詞——「道德上的被造者」——的完全意義乃指他是一個負責任的被造者，一個有屬靈智力的被造者，一個有更新的良心的被造者，一個有神的生命和性情的被造者。現今，他對於屬靈的價值的估計便有了一個新的標準，並且對於一切屬靈的原則也有了新的瞭解和認識。一個全然是新的，和屬天的世界事業已被引進來——。

從今以後，我們必須聰明靈敏地去持守，應用和發展這些屬天的悟性，智力和智慧。這些屬天的道德上的成分和原素必須使我們逐漸地有所瞭解吸取和認識。這些屬天的品德必須在經歷上被組織並嵌入在我們的生命裏和性情裏。父神未曾借著重生使我們被構造，成為一種機械式的自動器物，不顧我們自己的意志感覺、喜好，理性和智力便自由放任地被外力推動著的機器，不經過我們自己的選擇和考慮便可以隨意地被帶領到這裏或那裏，便受外界的騷使而被動著去行事，這全然是違背聖經的教訓。

但父神在我們身上所構造的是一種「道德上的被造者」。這「道德上被造者」的塑制過程是按著一種屬神的道德觀念，一種屬天行政制度和原則，一種全然是新的屬靈智力(不是屬血氣的)，一種全然屬神的判斷鑒別和甄別體制，一種全然是新的屬靈衡量和屬靈估計的系統。並且，在每一事上我們可以從主那裏得著指示和吩咐。這乃指著在每一件事情的意義和目的上，主的靈要指點，啟導和告訴我們。主在呼召和催促我們*叫我們嚴格地訓練自己那關乎新造生命的感覺、印象、確信和暗示。這種屬靈的訓練乃是從我們新生命的裏面起始的。

所以新造的生命是一個含有道德上的原素的。但因舊造的生命仍然環繞包圍著我們，故此，新造的生命必須借著征戰所獲取的力量而增長，借著爭戰所產生的結果而增長，借著勤勞，苦練所得著的勝利而增長，借著制服舊造的生命，和勝過舊造的生命而增長，借著積極奮勇的行動，忠心摯誠的順服和堅忍審慎的實習而增長。我們的意志——被更新了的意志——借著聖靈的加力必不該機械式地被運用著。但是，這被更新的意志必能在聖靈的引導下，被要求著去訓練它自己。

在父神的旨意裏面的禱告，絕不是讓聖靈自來，而抓牢著你的旨意和你的選擇，叫你不必使用你自己的智力來述說禱告的話語。這全然是進入一種虛偽和不忠實的範圍。今日，有許多人，他們讓自己的智力被檣除於一邊，於是他們便開始流露出各種禱告的話語(人造方言)，這些話語不是他本人或任何人所能夠瞭解的。這絕不是新造生命的表現。

聖靈使用我們的原則(方法)從來是不停止任何人的智力和悟性。聖靈乃是要求我們在悟性上受操練，「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林前十四 15)這是使徒保羅所說的。在聖靈裏的禱告不是把我們本身毫無意識地放棄給聖靈，以致我們喪失了我們自己的一切道德上的生命(我再一次用道德上這一個名詞，乃指著它那最廣潤完滿的屬靈意義)。

教育性的禱告

我們既然看見在主的心意裏，「道德上的問題」對於我們新造的生命發程是何等的優越和緊要，於是，禱告在我們的身上便成為一種屬靈的教育和道德上的訓練。我們曾說到「禱告的學校」，這個名稱是很正確的。教育與訓練：它們並不是同樣的一件事。教育是指我們所獲得的知識，訓練是指我們在實際上的行動裏所表現的道德上的價值。請你僅記這個解釋，因這是很基本和重要的。

當我們說到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這乃指他所知道和瞭解的是很多。當我們提起一個受過美好訓練的人，我們便想到他在實際上的價值是有些用處的。有很多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在實際的行動上竟是全然無用的。所以我們乃是在禱告中被伸展和被擴張。我們這樣的被主所伸展，被主充分的擴張著，從一方面看來，乃是表現我們在獲取屬靈的知識。

同時，除非我們在禱告中被主所擴張和伸展，我們便不可能得看這些屬靈的知識。這是一件何等明顯的事實：當我們在禱告裏有了充分的擴展時，我們便認識和學習了事情的真相，我們便獲取屬靈的秘訣和原則，我們便進入對事情瞭解的真實智識去。還有，在另外一方面，這種在禱告裏的伸展和擴張必能產生「訓練」的果效，帶領我們進入一個道德上的新地位，推使我們達到一個道德上更高的水準。目前，我們要看這所指的是甚麼意思。沒有禱告的人在屬靈方面必定是幼稚，愚昧而又是軟弱的一一是有沒有受過屬靈的教育與屬靈的訓練的。他們不可能知道並且也不能夠按著神的心意去行事。

還有，我們必須更深進一步的去認識禱告的範圍和目的不僅是為看個人的益處。禱告乃是在進行一場屬靈的偉大戰役。禱告是一個屬神的精密計畫是神在行政上的策略和辦事手續——須要我們逐漸地被伸展而進入領會的。禱告的結果不僅是為著個人和主觀的價值，禱告的效用和範圍也是客觀的，團體的和相對的。甚至，從個人禱告中所產生的那道德上的價值，也含有客觀的，團體的和相對的果效。

「不住地祈求」的性質

現在我們要把前面所說過的各點稍為把它們加以精簡，概括和摘要。關乎「不住地祈求」的禱告可以概括地分為三方面。但你曾否看見「不住地祈求」為何是被要求著，是必需的和正確的？並且，你曾否看見「不住地祈求」與「降服」之間是沒有互相違反的？因為「降服」這一件事正如我們先前所指出的，是一件主動和積極的事，並不是消極和被動的。「降服」就是與神的心意調和一致。因此「不住地祈求」的結果，便成為道德上發展的因素動力和特徵。

基督道德上的優美組織在我們身上

在前面我們曾提起「不住地祈求」的禱告可概括地分為三方面：第一方面是關乎道德的。關乎道德的也有它自己的兩方面：

(一)我們論到在金香壇裏所獻上的香料原質，這些香料的原質，是代表基督道德上的優美。從一方面看來，我們必須借著信心來瞭解這些美德，並把它們據為己有。這是「不住地祈求」的禱告在這道德上問題的第一方面。信心要審慎和堅持地去瞭解主耶穌的榮耀和道德上的優美，並把它們據為己有，這就是屬靈的操練。這種操練常常表現出它的功用而把我們心裏那些無益的辯論的騷擾和侵犯驅退。因這些辯論是從我們自己天然的這一方面所產生的，為著要妨礙禱告。

當我們來到父神的面前，我們確然地應當存具著對於自己不配的感覺，無能的感覺和軟弱的感覺；但這些消極的感覺都不是我們在禱告上的訓練基礎。關乎這點是我們所應當明確瞭解的。可是常常的，在積極和有效的禱告裏，也可能因著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和軟弱無助的困惑(這是一種固執持久性的困惑)而被干涉，被阻止和被遏制。在這種被阻擾的情形下我們便需要對基督道德上的價值和優美有了積極性的操練。這就是：我們要堅持地將基督道德上的優美，雙手捧到父神的施恩座前。

仇敵要在父神的面前擠進來。對我們加以定罪，譴責和控告。但我們的雙手堅牢地捧帶著主耶穌道德上的優美。並且，除在信心裏非我們這樣的堅持著，我們便不能達到那寶座。因為如果沒有主耶穌的道德上的優美(十字架的救贖和寶血)，我們便不可能趨達到那寶座的。我們應當審慎地拒絕那些仇敵的控告和譴責，而持牢著主耶穌道德上的優美。

我們知道有一些人，他們禱告的生命曾成為一種幾乎是很「遙遠」的和近乎「不可能」的事。因當他們專心禱告的時候，立即地就有一種「自省」，「自折」和「自覺」的侵擾，使他們對自己發生了錯誤的感覺，以致他們從未能絲毫地達成任何積極性的效果。在另一方面看來，這是信心操練的機會信心堅持地將這些香料的原質(主耶穌的品格和道德上的優美)據為己有，而得以帶領我們進到父神的面前。

(二)還有關乎道德因素的第二方面；主耶穌的品格和道德上的優美必須借著聖靈的運行組織在我們的生命裏。主耶穌在父神面前是那位合乎神自己心意的人類的代表。但祂不僅是人類的代表，祂是那一位「新人」的元首。在基督裏那「新造」的一切肢體們都要從祂裏面接受他們的品格。這一位「完全的人」和這這一位已「被完成了的人」的豐滿完美的品格和道德上的優美，必須分配給祂的一切肢體們。

所以祂的一切肢體們都要從祂(元首)那裏接受他們的品格，好叫他們在自己的生命裏得以有分於祂的性情。基督的品德是被試驗過的品德，是被鍛煉過的品德，是被證明過的品德並且是得勝的品德。它們現在不祇不是靜止的和被動的，反是強有力和滿有生命的品德。主耶穌(讓我恭恭敬敬地這樣說)沒有被放在博物院裏，好像一個模型——一個最高等的標本——去讓人欣賞和欽佩。

但在祂(主耶穌)的裏面卻滿有了生殖的潛存力量和實際的屬靈事物。祂活著。祂不是一個模型，亦不是一個形像。祂是一位活著的基督，要白白地把祂自己分給別人。並且這乃是借著聖靈的服事而達到我們的身上——祂的肢體。祂的信心，不只是一些已經完滿，已被成全和已被琢磨過了的要給人家欣賞，正如我們欣賞一個美麗的標本一樣。祂的信心乃是一種我們所借著而生活的信心。祂的忍耐也照樣是同樣性質的。我們是被呼召去成為基督的忍耐的伴侶和共用者。關乎這方面，你可以有著許多經文湧進你的心思。

我們在下面只提起了一些：「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彼後一 5)加，加，加——這些基督的品德，是在一直地加在我們的身上。使徒曾經說過，我們是被呼召去成為「基督的分享者。」(來三 14)

所以，基督的信心，基督的忍耐，基督的虔誠，基督的受苦和基督的愛心等等……，這些品德都曾經被試驗過，被鍛煉過，被證明過，並且是得勝的(沒有失敗過的)。但它們不是一些與我們分開而隔離著的品德，它們乃是一些與我們發生實際關係的品德。「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一 4)

這是關乎「不住地祈求」的禱告的道德這一方面。基督的品德和優美組織在我們裏面。當固求的禱告，表現出那持續忍耐的需要時候，因為神沒有立刻答應我們——時間挨延了一天，兩天，一個星期，一個月或一年——神是做甚麼呢？祂正在將祂兒子的道德上的優美，借著「不住地祈求」的操練，織進我們的裏面。這些道德上的優美是一種完成得勝的信心，一種完成得勝的忍耐，一種完成得勝的虔誠，一種完成得勝的智力，一種完成得勝的愛心和一種完全向神的順(服神所要求的順服，是不能從其他的根基而得著的)。禱告實在是一所訓練的學校。這些完成得勝的品德是從禱告的操練而來的。

讓我們記得神的用意是有一個目的；並且我們被呼召去與基督合夥共事的最終目的必是屬於道德上的。這呼召和最終的目的是與屬靈的生命和品格發生關係的，故此才有神相對的旨意。「罪」不是神的絕對旨意，但卻是神所允許的，如經上所記：「容易纏累我們的罪。」(來十二 1)

前面所指(容易纏累我們的罪)並不是神的旨意，但神允許了它的存在，這即是相對的。哦！是的，神這些相對的旨意，這些神所允許臨到我身上的事件是與我們的戰勝和征服發生關係的。它們是與我們新造的道德上的生命的發展和成熟發生關係的。受苦不是神的絕對旨意。神曾允許受苦。神要允許受苦。故此，受苦是神相對的旨意。而這相對的旨意乃指著神的允許和神的認可是為著一個屬靈和道德上的目的。當那個目的達到以後，受苦可能離開，或者可能仍然被神所許可而繼，續存留著。這乃

是要保持我們繼續地居留在一個某種更新和更高的屬靈地位上。但因我們已達到神所認可的屬靈地位上，所以神相對的旨意也就完成了。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在基督人其他生活上的任何事上。境遇：許多境遇臨到我們的生活上，並不是父神絕對的旨意。

例如，日種的衰弱或崩潰並不是神絕對的旨意。但是，既然未曾經過父神的同意，沒有日件事能夠臨到父神的任何兒女們的身上。所以這一種的崩潰或衰弱是神相對的旨意。

支取屬靈的智慧

現在，既然瞭解上面所說的關乎「不住地祈求」在道德操練上所產生的果效，便引起了我們關注到在禱告範圍裏所發現的各種問題，要去瞭解神借著「事情」所指明的意思是甚麼，這種在禱告裏的尋覓探索，追求和學習，就是我們屬靈的教育。至於經過了深度心靈的操練和痛苦，才使我們得以進入神借著「事情」所要我們達到的目的和地位，這種心靈深度的功勞和痛苦就是我們在道德上的訓練。從此我們已經達到一種在屬靈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更高水準了。

「不住地祈求」的禱告的第二方面就是知識。在我們所已說過的，我們曾經預料到這件事——知識：道德上的生活應置於首要的地位，知識則置於次要的地位。有一些人他們把自己完全放在父神的手中，但他們竟被帶領而進入那些顯然矛盾的奇異經歷中。他們或者對於父神所要求他們去擔任的事務，有了清楚明亮的感覺，然而卻絕對沒有可能去完成那些事務。沒有顯然的辦法，一切的門徑都關閉著。

遲延、遲延、遲延。主的目的是為著甚麼呢？主要在禱告裏吸引我們，訓練我們和擴張我們。這是「不住地祈求」的第一個效果(或者說這是「不住地祈求」應有的初步基本效果)。主要是在「不住地祈求」之中，充分地擴張和伸展我們。我們對於我們所祈求的事竟然不能放棄。我們可以決心地要將事情完全交托主，然而，我們卻發覺自己一次，二次，三次的回到那事情上去，並且主亦不容讓我們對那事情漠不關心。

是的，主的目的是要我們在主觀這一方面，獲得更充分的屬靈知識和更深入的理解力。這是關連到主對付我們的一切方法的問題。並且還有一件事，自然的，這是我們從經歷中所認識的，但如果能夠更清楚地被解釋在我們的心思裏，這對於我們也是很有益處的。這一件事就是：我們不能只從書本裏或講臺上所看和所聽的去學習屬神的原則或屬靈的知識。這些屬神的原則與屬靈的知識只能從屬靈生殖的路徑而被認識。

最先，必須獲得屬靈觀念的孕育(播下屬靈的種子)。這是一件內部的事情。再次，必須獲得生命的組成。最後，必須經過產痛的功勞而達到生產的完滿結果。這是一個生命發展的程式。我們不能從課本(甚至從聖經)，去學習屬神的原則和屬靈的事情。我們只能憑著生命中所經歷過的道路去學習聖經裏面的教訓。

聖經不是一個留聲機。聖經乃是一個米高風(擴音機)。這兩種儀器的差異是在何處？留聲機是一個把聲音貯存在它自己裏面的儀器。米高風卻是一種把那些外面的音波傳達出來的儀器。聖經不是一個留聲機。

在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我們必須得著一些從聖經以外而來的啟示(聖靈的光照和感動)使我們能以明

白和瞭解。我們可以獲得著留聲機式的聖經知識。這就是，我們可以把聖經自始至終的當做一本書認識它，並且對聖經有著最奇妙的分析和圖解。然而，我們照舊是——在一切生命道路中的實際和屬靈的目的上——很少對主有任何的用處。

但如果我們對神的話語有了「米高風」式的瞭解，這樣，我們就不只是認識聖經，且還有，神要藉聖經向我們說話，於是我們便獲得著「活生生的屬靈資訊」——神所賜給的啟示和亮光。我們都像小孩子們在海邊拾起了甲殼，放在自己的耳朵邊去聽那海浪的怒吼。當我們把甲殼帶回到我們在城市的家裏時，還再把它放在自己的耳朵邊，仍想要聽到那海浪的怒吼。這是真實可能的嗎？這祇是孩子們一種稚氣的自欺。

當我們做孩子的時候，我們以為在城市裏，只要有了甲殼，便可以聽到海浪的怒吼。我們想一切海浪的聲音都貯藏在甲殼裏頭，只要我們把它放在自己的耳朵邊，便有聲音在其中。這樣，那聲音便可以被聽見了。這是小孩子對甲殼的推想——事實卻不是這樣的。這甲殼祇不過好像一個漏斗，把空氣中聲浪的震動收集起來，使我們得以聽見那平常的耳朵所不能夠聽見的。甲殼算不得甚麼，它祇是一個傳達器，把那些更廣大的東西傳達過來。

若把神的話(聖經)當作一本書來看，正如同那甲殼。我們如果是在聖靈裏，它(聖經)就要把神的心意帶來給我們。至於離開了聖靈借著聖經向我們所做的啟示工作，聖經便像任何其他的書一樣。我們可以念它，但卻不能從它獲得著比任何其他書籍所能得著的亮光更多。我們的需要是獲取屬靈的知識。多少人祇把聖經當做一本課本而已。

現在，我們所說的乃是；我們不能單從書本裏所看的或講臺上所聽的去認識屬神的原則和屬靈的知識。這些屬靈的事物只能從生命和經歷這條路徑達到我們的身上。這是一種「活的品格」成全在我們身上。這是一種新造的生命構織在我們裏面，經過發育以後，便帶領我們進入生產的功勞裏去，而達到它充分的表現來。這就是我們如何去獲取屬靈的知識。這些屬靈的知識是從「不住地祈求」的禱告裏面而得來的。

並且，這乃是為何神要求我們去「不住地祈求」的禱告著，並使「不住地祈求」的禱告成為靈程上所必需的。我們的生命因在父神面前受過屬靈的功勞而獲得看知識。在長久伸展的痛苦經歷中，我們得以知道屬靈的事情。常常地；我們的急促——在最後——祇是顯出我們在時間上的損失。因我們必須借著禱告的功勞，再回頭去獲取更充分和必需的知識。這都因著我們太過於躁急的緣故。神常常要帶領許多人回過頭來，並約束他們。使他們動彈不得——在一個延長的期間裏看守和治理他們——好叫他們在父神面前有足夠深度的禱告操練。

然後，他們便能夠學習甚麼是神的心意——這是他們所必需的且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他們是預先知道了，然後出發工作的。但是，不論你是已先知道了，然後出發工作，抑或你是被主帶領回過頭來重新學習，主所唯一關心的是要叫你能夠知道你所應當知道的。所以，主的遲延就是表示著主在「不住地祈求」的禱告裏那段擴展著我們的操練時期中，為要叫我們獲取充分和正確的屬靈知識。

在禱告中負起責任來

「不住地祈求」的禱告的第三方面是關乎「共同」的那一方面。尼希米論及他晝夜在父神面前的

禱告(尼一 6)。但那個禱告是相關的，是和父神的其他子民們發生關係的。基督的禱告也是同樣的性質。那些禱告不祇是為著祂自己而是關乎祂自己的子民——晝夜竭盡所能地為著他們禱告。

保羅的禱告，很清楚地也是同類的：「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西一 9)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為眾聖徒祈求。」(弗六 18)

這類的禱告包括了「堅持」和「不住地祈求」。但它是一種「共同」和「相關」的事情。當我們應用「不住地祈求」或「煩擾固求」的這一個名詞，那位寡婦便呈現在我們心思的背景裏。這位面遇著「不義的審判官」的寡婦是一位代表教會的女人。基督對於「不住地祈求」這個名詞的評語乃是：是「神的選民晝夜呼籲祂，祂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麼？」(路十八 7)

為著眾聖徒對頭的緣故而替眾聖徒伸冤，這是指甚麼呢？不錯的，是指著在末世時期中那個重大的「共同」和「相關」的事件——當那位晝夜在父神面前控告弟兄者被摔下來時，便是這重大事件的結局。那位偉大的審判官要向那位捧者——教會的煩擾者——報仇。這也是屬乎「共同」和「相關」的那一方面。

那位朋友在半夜裏求餅的事(正如我們常常這樣稱呼他)，也是屬乎「相關」和「共同」的事。這不是一件個人的事。因他不斷地叩門，一直地叩到在屋子裏的人要起來為他開門。因他情詞迫切的直求，催促著那在躺中的人要從休上起來。但這又是一件「共同」和「相關」的事，是與另外一個旅行的朋友發生關係的。這一切都代表著一個完整的計畫，一項全面性的策略和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在這些屬神的計畫，策略和戰役中，父神一切的子民都包括並牽涉在內。

並且，父神不祇是要我們個人單獨地達到一個屬靈的地位，祂也是要我們與祂的一切子民們互相關連地達到一個屬靈的地位：「直等到我們眾人····同歸於····。」(弗四 13)而且這些屬靈的功勞，道德上的訓練以及各種矛盾的現象和運延，都是父神在伸展和擴張我們的方法。這些伸展和擴張的工作，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整個的身體發生影響的關係。因此這便成為一件「相關」和「共同」的事——一件為看整個基督的身體的事。

主是要祂的身體得以完整地建立起來。所以每一個肢體，在它與整個身體的關係中，必須有它在身體中所應盡的本分和功用。到了那一天，我們一切的試煉，艱難和困惑等等的累積果效，便可以從整個完成的身體上顯明出來。

並且，我們將看見當我們受苦的時候，我們不是個別的在孤立中受苦。我們的受苦不是一項個別和隔離的事件。這些訓練性的受苦是「共同」而「相關」的，是關連到整個身體中的一部分。它們貢獻於那無限偉大的屬靈目的——此我們個人的得失，利益更加重要得多了。我們必須讓神那個至高偉大的目標在我們個人的經歷中加上了顏色(好叫我們能清楚地瞭解這些艱苦經歷的意義)。我們所經歷的，不僅是因主曾注意，並揀選我們成為孤單的受苦者；更乃因著在這些受苦的對付中，整個身體的增長是神的最終目的。

所以我們的受苦是和整個身體發生關係的。是為著整個身體的緣故，「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 24)從此你可以看見受苦也含有「相關」和「共同」的因素。受苦不是神絕的對旨意，乃是相對的。從父神那個更高超和遠大的屬靈意義來看，這些苦難是朝向父神那偉大的計畫和目的而推進著。

當父神那個更加偉大的計畫和目的已完成時，於是，神在受苦裏的相對旨意便失去了功用而中止了。因此就不必再有疼痛，折磨和苦難了。我們必須看見神整個的宏達計畫並找出我們所堅持和「不住地祈求」的禱告(這個禱告是我們所必需的，也是神向我們所要求的)是如何地影響下面的三件事：

(一)信徒個人方面道德上的生命是如何按著屬靈的模型而被操練和增長著。

(二)從禱告蒙答應的被擱延而逐漸地獲得屬靈知識的增加。時間的拖延呼召並催促我們繼續不輟地進行「不住地祈求」的禱告，以致我們可以在禱告中瞭解一些從前所不明瞭的事物。

我們藉此學習了一些全然陌生的屬靈新穎原則，而且我們在禱告裏的被伸展和被擴張乃是父神在訓練我們的方法，叫我們得以認識那些從前所不懂得的事物。這是正常進步的屬靈生命經歷！倒這種的操練和功勞是與父神整個宏偉的永遠計畫發生關係的。

同時，這也是與父神的一切子民們發生關係的——是一種「共同」和「相關」的策略和戰役。在神的旨意裏從來沒有那所謂「強迫」的行動。「強迫」對於「不住地祈求」的意義是毫無關係的。「不住地祈求」是與神合作(雖然似乎不像是合作)。我們以為「不住地祈求」的效用是在強迫或勸導父神去辦事。然而父神卻是在吸引我們進入「不住地祈求」之中，好叫祂可以逐步地帶領我們進入祂的旨意裏，去與祂同工合作。這就是我所指那「不住地祈求」的效用。

我在前面曾說過在我們裏面有一些的事情是需要被征服的。各種舊造的事物必須被對付過。我們的喜好，感覺，選擇，判斷，觀念和估值等等，這一切屬乎舊造的事物都必須在「不住地祈求」之中被對付過。這樣，我們在禱告裏的操練和願望，在禱告裏的信心和意志，在禱告裏的行動和功勞已推使我們達到與神合作的地步。

並且我們將發現在最後的結局，我們以為自己是在努力地勸導父神做事，反成為父神的辦法來帶領我們達到一個更高超和更廣闊的屬靈更新地位。就是當我們明確達到這一個更新和更高的屬靈地位上時，父神才可以自由通暢地隨著祂的心願來做事。主的方法雖是奇妙的，但是到結局，主總被證明是對的。然而「智慧總是從她一切的兒女得證為對的。」(路七章 35 呂氏譯本)——史百克《在寶座前的學習》

第五篇 神的話的劍和禱告(史百克)

「耶路巴力，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隨的人，早晨起來，在哈律泉旁安營；米甸營在他們北邊的平原，靠近摩利岡。耶和華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現在你要向這些人宣造說：凡懼怕膽怯的，可以離開基列山回去，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萬。耶和華對基甸說：人還是過多，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我好在那裏為你試試他們，我指點誰說：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點誰說：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帶他們下到水旁，耶和華對基甸說：凡用舌頭餵水，像狗館的，要使他單站在一處。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於是用手捧著館水的有三百人，其餘的都

跪下喝水，耶和華對基甸說：我要用這飴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將米何人交在你手中，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士七 1-7)

「就從以色列中揀選了三千人，二千跟隨掃羅在密抹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隨約拿單在便雅憫的基比亞，其餘的人，掃羅都打發各回各家去了。約拿單攻擊迦已非利士人的防營，非利士人聽見了，掃羅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說：要使希伯來人聽見，以色列眾人聽見掃羅攻擊非利士人的防營，又聽見以色列人為非利士人所憎惡，就跟隨掃羅聚集在吉甲。非利士人聚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有車三萬輛，馬兵六千，步兵像海邊的沙那樣多，就上來在伯亞文東邊的密抹安營。以色列百姓見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叢林、石穴，隱密處和坑中。有些希伯來人過了約但河，逃到迦得和基列地，掃羅還是在吉甲，百姓都戰戰兢兢的跟隨他。……那時以色列全地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希伯來人製造刀槍。以色列人要磨鋤、犁、斧、鐘，就下到非利士人那裏去磨。但有錘可以鈕鋌、犁、三齒叉、斧子，並趕牛錘。所以到了爭戰的日子，跟隨掃羅和約拿單的人，沒有二個手裏有力有槍的，惟獨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有。非利士人的一隊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撒上十三 2-7，19-23)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看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六 17-18)

在這默想禱告問題的末了，還有一兩件事需要提起的，這大部分是關乎上面所念的那些經文。集合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內容的記載，以色列子民的情況正是如此：掃羅王(在職位上代表百姓)是處於一種信心衰弱的情況中。他對神的信心幾乎是一個負數或負額(這是數學上的名詞，意思是指減少或短缺)。這種因看缺乏信心所產生的結果便是讓害怕在掌權者，到處都顯出憂慮與疑懼，並且在他們中間很悲痛地缺少了團結和一致。他們的敵人是處於優勢的地位上。

以色列子民不能夠採取任何有利的積極行動，因仇敵借著戰略上的措施早已把以色列子民一切打仗的兵器都移徙去，並且制兵器的鐵鋪也已被毀壞了。在這種情形下，最少有一個人向神尚存著信心。使他能夠積極地去反對那盛行著的衰頹狀況。這個人就是約拿單。他仍然堅強和深切地信賴父神。

因此，他不只能夠譴責當時形勢中所存在的消極逆流，並且能夠積極和主動地去反對並拒絕那些惡劣的狀態。所以約拿單在那幾乎是普遍衰頹的日子裏，竟成為父神的微小器皿來擊潰仇敵的力量。在那極其普遍的屬靈軟弱和恐懼之中，他樹立起一個見證來。這種的例子，我們可以從聖經中散佈在各處的經文裏發現它們。

同時，由聖經中教會時代開始以後的歷史裏。也可以發現這種微小的見證器皿。在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和十四章的故事裏，有兩件很有意義的事，是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其中的一件乃是：

一。仇敵的戰略

這種戰略乃是在尚未發生任何戰役以前，神的子民在實際上便已經被擊敗了。他們的兵器早已被繳械了。並且那製造兵器的工廠，也已經被遷徙而加以破壞。

這是一項多麼狡猾的行動，是仇敵主要詭計之一。我們從這偶發的事件裏，能否在神子民的歷史中，發現一種的徵兆，表明神見證的敵人，是常常地要如何的工作。並且，這種徵兆在今日豈不是大規模地盛行著？我們在以前的默想裏，曾看見神的子民的兵器，在主要方面是禱告和讀神的話(聖經)。

現在，我們把神的子民主要兵器，特別地連接到這一個故事裏，立即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仇敵主要的打擊，是要在這雙重的方面——禱告和讀聖經——來預先擊破我們。如果我們能謹記我們的敵人並不等到爭戰業已開始的時候才動員牠的勢力(牠常常是在戰爭以前便預先工作)，這對於我們是相當有益的。同時，如果我們在戰爭未爆發以前，便預先準備去阻止敵人，這對於敵人照樣也是一種致命的創傷。我們屢次發現當我們實際地在處理一種情勢時，我們竟然是毫無準備的。因我們基本的裝備已提前被奪去了。

在那危急的時候，既沒有輕易和利便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獲得重新的裝備，於是我們便因著那緊急和將會來的來臨，並在那極端需要之時所顯出那種可憐無助的情形，而學習了一個慘痛的功課。我們的需要乃是：在沒有特別呼召或特別要求的時候，也必須經常地維持著一種穩固和堅強有力的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這樣，當特別的需要發生時，我們便可以準確地在屬靈的防衛上，裝備完妥去應付當時的危急形勢。

這種沒有屬靈裝備的狀況表現屬靈的羞辱並我們在父神面前那優勢地位的喪失。你曾否注意在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的經文裏，神子民的名稱是如何的被改換？

有時候，他們被稱呼為「希伯來人」。有時候他們被稱呼為「以色列人」。並且，如果你詳細觀察，你將要發現當他們被征服于非利士人的手下，主的靈便稱他們為希伯來人。當他們屈服于非利士人的勢力下，他們失去了「以色列」——在神面前的一位王子——這個名字的尊榮。當他們不在非利士人的手下，父神——甚至當他們處於一種軟弱的情形中，達不到父神所要求他們達到的水準——仍然在恩典中稱呼他們為以色列人。

但非利士人則一直地常常稱呼他們為希伯來人，並且，當他們屈伏在非利士人的手下時，神容許「希伯來人」的稱呼曆久存在。他們「在父神面前為王子」的尊榮已經失去。甚麼叫我們能夠「在父神面前成為王子」呢？這秘訣就是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如果仇敵劫奪我們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我們便將失去我們屬天的尊榮地位和優勢。這對於我們的經歷豈不是真實的嗎？

自然的，確實是如此的！當我們初得救時，我們或者有被教導要讀聖經和禱告。但是，在那更廣大範圍的屬靈衝突和爭戰裏——關係到主耶穌基督完全的見證，及神子民在屬靈進步和成熟的地位上，在那裏你已脫離做那屬地的基督徒，而進入屬天的境界裏，並已成為基督身體上積極活潑的一個肢體——仇敵便決心進行那特別專的一活動，要使你不得禱告，要使你不得讀聖經。仇敵只要能夠預防、阻止、挫敗，並毀壞信徒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牠便將迅速地使教會和她的眾肢體在靈性上腐化而崩潰，並將教會屬靈的優勢奪去。

願主再一次叫我們從心裏切實地明瞭，抵擋魔鬼詭計的需要是何等的嚴重和迫切。因為撒但的詭計不僅要專一反對我們所已經有了的禱告的生命，更乃是要阻止，和限制我們，不讓我們所已經有了的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獲得更豐滿的進展。容讓我這樣重複的述說：因我確知這是極端需要的。

你可以確實地明白如果仇敵能夠隨牠的心意行事，你便不能夠實行一個美好的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仇敵要把任何並各樣可能想像得出的事情(天然的和超然的)，放在禱告和讀聖經的路上，來阻止和破壞你的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禱告和讀聖經是我們在屬靈爭戰中兩種強有力的武器。關於仇敵的陰謀和詭計，我們需要有銳敏的透視和感覺。這樣，我們就能懂得如何去預防和阻止牠的工作。使徒保

羅說：「因為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林後二 11)

我們若預先曉得仇敵所竭力要做的是甚麼，在戰事中已經獲得一半的勝利了。哦！事情經常臨到我們的身上，要來妨礙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它們臨到我們身上的方法好像是當然的和固有的。它們不動聲色地臨到我們身上，好像這是頂自然的事又好像是那些必然發生的事。並且我們也猜料它們是屬乎天然的或者是生活上必然的事。

但是，當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繼續了幾星期以後，我們便將發現我們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逐漸失去。怎樣的失去呢？仇敵不必做出一個驚人的表示，也無須顯然的臨到，或宣佈要用這種方法或那種方法來毀滅我們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仇敵不須標明牠的毒辣手段，但牠所計謀的侵略和破壞，也就如此的成功。

儆醒和禱告

要做醒看而禱告。儆醒和禱告的意義，在這裏是指著要做醒，好叫我們可以散開擴展和繼續不斷地禱告下去。要做醒來抵擋那些使我們停止禱告的事情。並且，在我們這一方面，還不須爭取一個「免得」。「免得撒但趁看機會勝過我們。」(林後二 11)在此你可以看見從我們這一方面預先準備的工作——警醒地防備——是要站住而抵擋魔鬼的詭計。

同時，我們對於日常所發生極其自然的事，需要從新地審問，到的在這些似乎極其普通的事情裏，是否隱蔽看一些仇敵狡猾的策略或武器，要來掠奪我們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甚麼東西在阻止我們所必需的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讓我們再三詢問並詳細地檢查到的這是不是一件我們所應當儆醒抵擋的事。

在我們這一方面須有更周詳充分的儆醒，以抵抗仇敵在戰略上的行動(這些戰略上的行動力隱匿在日常普通事務的)免致我們的兵器被仇敵所弄鈍或偷掉。是的，我確信這是我們所需要去越發努力吹音的一個緊急信號。要做醒！要做醒，著而抵擋仇敵在企圖奪去我們爭戰的兵器——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的詭計。仇敵要阻止我們，牠不讓我們持有和運用這些靈戰中的基本兵器。

神的話在禱告中的地位

聖靈把禱告和神的話聯在一起。「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弗六 17-18)聖靈曾很密切地把這兩件事聯接起來。祂本可以把劍放在開端或把它安置在任何地方。你可以想到，假如一個羅馬兵士站立在那裏，使徒看見了他所束的腰帶並那緊系在腰間的劍，他一定一口氣的把劍連接下腰帶的說：「既然束上真理的腰帶和劍。」但他並沒有這樣按次序的敘述。使徒把腰帶和劍分開，而繼續提到軍裝的其他部分，就是那些屬於護衛和防禦性能的。

到末了，他才將這兩件進攻性的兵器——神的話和禱告——連接起來。禱告和讀聖經這兩件事對基督徒屬靈的爭戰是絕對需要和極端基本的。因它們不僅可以防禦和護衛，而且使我們在實際的戰役上得以穩操勝券。禱告和神的話不但使我們可以克服仇敵並得以繼續前進地採取攻勢。這就是撒母耳記上第十五章所給我們看見的教訓。約拿單的身上因有了兵器，所以他的手和腳便自由活動起來。在他這一方面因有了信心的動作，再加上爭戰兵器的配合，所以他得勝了。

我們在以前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能夠在禱告裏以父神的話語做我們禱告的憑藉和後盾，並能夠對父神這樣說：「·按著你的話」，然後把父神的話莊重地陳述在祂面前，這將是一件多麼宏偉的大事！我們若能夠多多地這樣禱告，便必定在靈戰中獲得非常雄厚的得勝力量。

現在，讓我們以詩篇一百一十九篇為例子，並指出在那篇詩篇裏，做詩的人是如何時常地運用這一類的詞句，「求你的話叫我活過來。」(詩一一九 107)「求你照你的話使我有力量。」(詩一一九 28 英譯)

然後，讓我們繼續把同樣性質的詞句填補進我們的祈求裏去——「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也必借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羅八 11)這乃是父神的話語。有父神的話語加進你的禱告裏，這真是一件大事，因你可以將父神的話語捧帶到父神的面前，藉此，使自己達到一個更強有力的穩固地位。能夠以神的話語直接去對付仇敵，這也是一件大事。

我們的主曾親自在曠野裏，被魔鬼試探四十日。祂如何對付魔鬼呢？祂祇用神的話語。神的話語就是祂的武器。借著神話語的武器祂始終得勝者。我們不是客觀地開聲念出經文給魔鬼聽而藉此去對付仇敵——不是把武器放在我們本身以外，等到需要時才拿來用——。這種客觀的方法，在有些時候可能是需要的。

當我們對付仇敵的時候，若把神的話語開聲宣佈出來，有時確是一種很好的操練。但親愛的，要把父神的話語貯存在我們的心靈裏，這樣，當外面的試探，壓力和裏面的屬靈攻擊臨到了時，我們便能夠站立在父神的應許上面。如果我們對父神的應許既不認識又不熟悉，那我們就不能在生命的經歷中站立在父神的應許上面。

當你站立在父神話語的上面時，你屬靈的地位和優勢便大大的加強了。一個熟讀聖經的生命，對於大有功效的禱告是極端需要的。這兩件事——讀聖經和禱告——在積極攻勢和征服仇敵的爭戰上是互相並行且又彼此供助的。

二。禱告和得勝者

在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這一段經文裏，我們還可以看見另一件事，只有一小羣人是站在那屬靈優勢的地位上。

約拿單說：「因為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撒上十四 6)雖然他們在比較上是一個很微小的團體，然而他們代表著主在整個屬靈形勢中的反應和答案。他們為著別人的緣故站在一個「相關的地位上」。主也知道別人很難得站在那優勢的地位上，但他們卻是勝任的。主必須為著別人的緣故來選取和得著他們。

在最後的結局，別人也得以進入這小團體為著他們所爭取的屬靈利益裏去。這就是我們所常說的「得勝者」。這微小的團體(在比較上而言)站年他們屬天得勝的地位，並維持他們禱告和讀聖經的生命。他們是主的子民的無限希望和穩定力量，並且，主的子民若離開了他們(得勝者)在屬靈優勢的地位上便將沒有希望。他們已成為父神在那更廣大的屬靈形勢裏的答案。主必須為著別人的緣故來支助他們。

在這裏，再一次，又是便雅憫的出現，他成為那位坐在寶座上的兄弟和其他那些疏遠又隔離著的眾弟兄們的聯繫關係。這一位小弟兄引進其餘的弟兄們，使他們得以被帶進豐滿的祝福裏去。這是一

個特權和相關的地位，雖然它是一個困難重重和代價昂貴的地位，充滿了各種的產痛，功勞和苦難。

然而，能夠進入在「得勝者」之內，實在是一個特權和蒙福的地位。關乎得成為得勝者的那種權利，我必須更多的向我自己提醒，正如你也應當更多的向你自己提醒。我很擔心我們將要因著在那地位上所必需經歷的各種苦難、堅忍、勞苦、代價和勇敢而受到多量的影響。但是，當大多數其他信徒們在目前尚沒有達到那得勝者的地位時，如果有一班人能先站在這特權相關的地位上，這對於主耶穌的見證將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呢！

如果主要帶領其他的信徒們達到那特權的地位上，主不能直接也不肯直接地去帶領他們。主要借著一些和祂有親密交通的基督人的事奉與供應，來帶領全體的信徒。這一班和主有特別親密交通的人，在征服仇敵的戰略上，代表著一個巨大的屬靈勝利。這是一個特權和相關的地位。因這原因，那些進入這特權地位上與主同行的人，便成為仇敵那惡意和仇恨的主意目標。

同時，這也是為何他們要經歷那一種猛烈的爭戰，來維持著主所呼召他們去達到的那個得勝和優勢地位的原因。主非常宏大的利益，倚重著他們。都因著他們由連系關係而擔當著的重要責任——這也就是他們在承接元首基督與其他大多數人中間的連系關係的價值。故此，約拿單和拿兵器的人有一種秘密的瞭解力(我很喜愛這段故事)。

在那裏，每一邊都聳立著一座巨大又令人驚駭的峭壁。非利士人已預先占居於優勢的峭壁上。約拿單那種秘密的瞭解力乃是：如果非利士人說：他們要到我們這裏來，好的，我們就站住等候他們來。但他們若說：「你們上到我們這裏來，這話就是我們的證據，我們便上去，因為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我們手裏了。」(撒記十四 10)

你心裏也許想他們兩人要把上面的說法倒轉過來。你可以看見一切外表上有利的條件都在乎約拿單把所說的倒轉過來。因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們在行動上使更容易得多了。但要相信被呼召去攀登那些艱難驚險的峭壁，這正是得勝的主所昭示我們的真正徵兆。因這便會造成了一個非常堅強形勢，豈不是嗎？于是非利士人說：「你們上到這裏來……。」(撒十四 12)

約拿單說「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裏了。」(撒十四 12)他們全人的力以手和足所行進的每一寸步——艱難的攀登勇敢的猛進，不屈不撓的堅持——是的，行程實在是驚險而艱難的，可是他們能夠在信心裏說：「勝利是我們的」。他們是在勝利中攀登，而不是在攀登中去獲取勝利。他們身上有了武器，向父神又有信心，所以，他們已是站立在那一個勝利裏，並且是在那一個勝利裏邁進。約拿單把非利士人砍殺。他們仆倒在約拿單面前。拿兵器的人也隨著砍殺他們。

於是耶和華便賜下一個地震。父神常常按著我們信心伸展的程度來和我們合作。父神與約拿單合作，並使非利士人中間發生了惶亂。以後，那些可憐軟弱的希伯來人，看見了機會的來臨，便轉過來攻擊非利士人。這雖然不是一件很高貴和榮譽的事，但是約拿單在當時卻成為那一個帶領他們脫離團體的軟弱而進入屬靈剛強裏面去的器皿；叫他們脫離了那個迷糊暗晦的地位——在那裏，他們在見證上的純潔和明亮已經消失去了——而進入一個使他們可以站立得穩的地位上。許多人，他們祇需要一個約拿單的動作，來帶領他們進入那個明確的地位。只要主找看一個剛強合適的行政器皿來為看他們抵擋仇敵，他們便能進入那明確的地位。

然而，他們不能進入那個明確剛強的地位，直等到有一些信心的動作開始發生來為他們打擊非利

士人。你願意成為這器皿中之一個麼？

被選拔的一些人

是的，這一切都很好，我部將結束本文了。現在祇稍為提起一難關乎主選拔人的方法。主的方法是要不斷地選拔直到能獲得一些如上面所說的那種剛強又合用的器皿。這是達到那產生屬靈的功用所必需的條件。

約拿單和拿兵器的人代表一些選拔的人。他們求問神的信心是曾被鍛煉和被精選過的。他們被鍛煉到一個地步，以致禱告和神的話成為他們自己的生命。基甸那一班人也是代表同樣的原則。一些被精選的人被對付到向父神存著絕對信心的那種完全的地步。因為神向基甸所說的乃是如此：「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他們。」(士七 2)他們必須被帶領到一個地步，好叫神成為他們唯一的供應和財富。

同時他們信靠神的心也就成了他們所站立的根基。然後，他們每人要把刀放在身邊，並站在他們自己的地位上。你可以從基甸那「三百個」被選拔的人中看見一幅很美麗的畫面。他們都站在禱告和神的話語上面——耶和華的力(士七 20)神曾留心注意那些心裏有疾病的人，叫他們全體都回家去。一個「害怕的心」是無用的。在這裏所必須的是單純專一的信心。一個「分離的心」也同樣是不及格和沒有用處的。

第一次所試驗的是關乎「害怕的心」。一大群人因患了心裏害怕的疾病而回家去。

第二次試驗的物件則是屬於「分離的心」。

那些用他們的手和膝跪下飲水的，顯出他們在主的事情上尚未準備完妥。那些站立而用手捧著餒水的，乃表示他們是急切，熱心儆醒，敏捷並站立著的。他們的飲水僅是為著應付臨時的必需(非為放縱和舒適)。

這些餒水的人，是「沒有分心的」。他們全心致意於神的事工。一個「分離的心」，在父神行政的手裏，是不夠資格的。神曾留心注意將那些「分離的心」淘汰去。至終，祂得著了祂所要的人。這些被選拔的人，他們都在父神的兒子的信心裏與神合而為一。他們的生命是在禱告和神的話語裏與父神有了深切的交通。父神是時常在選拔一些人。

當神開始選拔時，便有許多人後退或回家去。我們卻不必因此沮喪，以為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這是主獲得屬靈功用的辦法。主必須選拔人。關乎這選拔的原則，當祂自己在地上直接教訓人時，也曾多方昭示我們。祂呼召著，聽眾對祂呼召的反應卻是：「主啊！請許我先去埋葬我的父親。」(太八 21)

還有別的人關心到一些其他的利益和興趣，就如「……我買了五對年，要去試一試。」(路十四 19)

「……我才娶了妻。」(路十四 20)

「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路十四 18)

這些都表示著一顆「分離的心」。然後主自己才這樣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 26)

「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 27)

主在這裏所指的是毫無怯懦的心。主正在呼召這種的基督人。借著那被選拔的三百人，祂將米何人交在我們的手裏。借著這三百人主拯救以色列人，並且他們(這三百人)也就成為別人的拯救力量。——史百克《在寶座前的學習》